德隅齋畫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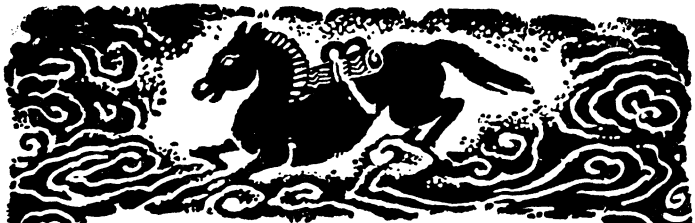
廣川畫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德隅齋畫品

李鳳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陽山顧氏文房寶顏堂祕笈天都閣叢書皆收有此書顧氏在先故據以排印

德隣齋藏品

德隅齋畫品

宋 濟北李 廌 方叔撰

番客入朝圖

梁元帝爲荆州刺史日□粉本魯國而上三十有五國皆寫其使者欲見胡越一家西荒[illegible]其來王之職其狀貌各不同然皆野悾寢陋無華人氣韻如丁簡公家凌煙功臣孔子七十門人形性態度人人殊品畫家蓋以此爲能事也此圖題字殊妙高昌等國皆注云貞觀某年所滅又雜氣韻閻立本所作職貢圖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舊本乎或以謂梁元帝所作傳至貞觀後人因事記於題下亦未可知然畫筆神妙不必較其名氏或梁元帝或閻立本皆數百年前第一品畫也紙縫有褚長文審定印章長文鑒畫有名千古定然知非此不凡也

大悲觀音像

唐大中年范瓊所作像軀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穩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陽東津大悲化身自作畫像意韻相若蓋臂手雖多左右對偶其意相應混然天成不見其有餘所執諸物各盡其妙筆跡如縷而精勁溫潤妙窮毫釐其盧楞伽曹仲宣之徒歟

春龍起蟄圖

蜀文成殿下道院軍將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龍蜿蜒驤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雨自爪

鼈中出。魚鰕隨之。或半空而隕。一龍尾尙在穴前。踞大石而蹲。舉首望雲中。意欲俱往。怒爪如腥。草木盡靡。波濤震駭。澗谷瀰漫。山下橋路皆沒。山中居民。老小聚觀。□戶闚牖。人人驚畏。若屋顚墜。筆勢超軼。氣象雄放。非其胸中磊落不凡。能窺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名異。蓋遇異人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也。

樓居仙圖

郭忠恕忽先所作。中書令趙韓王普思默堂印。相國王冀公欽若太原欽若圖書。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于屋木樓閣。忽先自爲一家。最爲獨妙。棟樑楹栱。望之中虛。若可提足。闌楯牖戶。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規度。曾無小差。非至詳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內者不能也。然忽先仕於朝。跡強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圖寫樓居。乃如此精密。非徒精密也。蕭散簡遠。無塵埃氣。東坡先生嘗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沒。忽先生焉。呼之或出。非神仙中人。孰能知神仙之樂。而審於畫也。予嘗見忽先清泰元年所作盤車圖粉本水磨大圖。今并此圖。最能知其妙處。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者乎。其爲人無法度如彼。其爲畫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自能中度。使忽先度規量而爲之。則亦疲矣。忽先亦爲是乎。

仙游圖

唐關同所作。故相國丁公印章在焉。同畫山水入妙。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此圖神仙翼所作也。大石叢立。矻然萬仞。色若精鐵。上無塵埃。下無糞壤。四面斬絕。不通人迹。而深巖委澗。有樓觀、洞府、鸞鶴、花竹之勝。杖履而遨遊者。皆羽毛飄飄。若仰風而上征者。非仙靈所居而何。石之並者。左右視之。各見其圓銳長短遠近之勢。石之坐臥者。上下視之。各見其方圓廣狹薄厚之形。筆墨略到。便能移人心目。使人必求其意趣。此又足以見其能也。

鶴竹圖

南唐朝霸府之庫物。舊有集賢院印章。梅翰林詢塗去故印。復用梅昌言印以蓋之。徐熙所作也。蓼生竹篠。根幹節葉。皆用濃墨篦筆。其間櫛比。略以青綠點拂。而其稍蕭然有拂雲之氣。兩雉馴啄其下。羽翼鮮華。啄欲鳴。距欲動。地近時畫師作翎毛。務以疏渲細密爲工。一羽雖似。而舉體或不得其大全。雖羽毛不復疏渲。分布衆采。映帶而成。生意眞態。無不具。非造妙自然。莫能至此。

棘鷁柘條銅嘴

皆南唐鍾隱所作。隱、天台人。以其隱於鍾山。遂爲姓名。蓋處士也。畫筆高澹簡遠。工於用墨。筆跡混成。外無稜刺。木耳烏羽。皆用淡色意就而成。世俗畫鵰、狸、鷹、兎、鶴、雉、鷓、雀之類。皆作禽奮搏擊之狀。欲示其猛。隱所作鶴子。坐枯枝上。貌甚閑暇。注目草中之鷁。其意欲取蹲縮作得。兵家所謂鷙鳥之擊。必匿之形。使人想其霜拳老足。必無虛下也。世俗銅嘴。多作環子。豔婦、瑚籠、采樓、以爲之飾。雖或工巧。而凡猥可憎。隱

所作鋼嘴坐朽條上有得陰忘之意傍有大樹蒼皮蘚駁下有蓑竹茂密春風野色駘蕩在目然老樹欹臥不見條杖竹枝雖多景若未盡當是金陵霸府中大屏之一扇或大圖之一幅筆墨相若而景物與此連屬疑爲此畫之旁軸惜乎不能觀其全也

熒惑像

朱髮森然上衝冠荷長戟貌甚忿怒口鼻出息煙焰皆飛然氣息超然有天人之意

應感公像

秦蜀守李冰之子開二江制水恠蜀人德之祠於灌口二郎者也風貌甚都威嚴儼然挾彈遨游□□□□成廟食之氣

雪鍾馗

破巾短褐束縛一鬼荷於擔端行雪林中想見武舉不第胸中未平又怒鬼物擾人擒捕擊搏戲用餘勇也皆孫知微所作知微華陽眞人有脩行寓意於畫隱者也筆墨神妙超然度越衆人乖崖公詠鎭蜀雅聞其名欲一見之終不可致張公去在僧舍飲亟損車騎却鳴騶往詣之卽投閑遁去乖崖公還朝出劍關逢一村童持知微畫負一篋迎道左書曰公所喜者畫也今以二圖爲獻問知微所在卽曰適一山人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余外曾祖正惠馬公知節守成都知微日居府中相從甚喜得畫最多馬公解所服金帶贈之卽繫於紵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也馬公

在前朝貴人中最名識畫。一時公卿家畫。往往聽其審定。蓋久與知微語。得辯之要故也。

大佛像

蜀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寫物之定形。故水火之狀。難盡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焱銳。得火之性。觀者以煙飛電□。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佛以定慧力坐其間。安然不動。則毫末小利害。足以動其心乎。予爲之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吾觀若人。孰懼燒刦。

寒鼈曝背圖

蜀黃筌所作（即黃筌也。）筆墨老硬。無少柔媚。筌平時所作雀、竹、魚鱉、龍。亦皆淡色鮮華。以示其巧。此獨爲水墨枯林之下。一鼈盤跚曳尾而行。若春雷已動。餘寒未去。負朝陽以曝其背。有舒緩彎跧之態。其趣甚樂。頃在丞相尤公家見筌一鼈。筆與此無異。但其色光澤。水旁之草方茂。蓋方自水中出。又非寒時。其狀不得不殊。故觀者當審其畫時用意處也。

正坐佛

唐趙公祐所作。予遠祖相國衛公爲浙西觀察使幕中僚也。世俗畫佛菩薩者。或作西域相。則拳髮虬髯。穹鼻黝目。一如胡人。或作莊嚴相。妍柔姣好。奇衣寶服。一如婦人。皆失之矣。公祐所作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皆具而茲悲威重有巍巍天人師之容筆迹勁細用色精密縑素暗腐而丹青不渝眞可寶也

玉皇朝會圖

蜀石恪所作天仙靈官金童玉女三官太一七元四聖經緯星宿風雨雷電諸神岳瀆君長地上地下主者皆集於帝所玉皇大天帝南面端扆而坐衆眞仰首承望淸光見之者神爽超然如在乎通明殿中也恪性不羈滑稽玩世故畫筆豪放出入繩檢之外而不失其奇所以作形相或醜惌奇倔以示變水府官吏或繫魚蟹於腰以侮觀者頃見恪所作翁媪嘗醋圖蹇鼻撮一以明其酸又嘗見恪所作鬼百戲圖鍾馗夫婦對案置酒供張果肴乃執事左右皆述其情態前有大小鬼數十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此圖玉皇像不敢深戲然猶不免懸鱗欲調後人之一笑也

渡水牛出林虎

皆朱梁時道士厲歸眞所作缺岸平波遠山坡地靑林淺草牛與牧人情味俱適筆簡意盡氣韻蕭爽與戴嵩韓滉所畫未知其孰賢也歸眞畫虎毛色明潤其視虺虺有威加百獸之意嘗作棚於山中大木上下觀虎欲見眞態又或自衣虎皮跳踉于庭以思倣其勢今觀此圖非心識意解未易□其自然也

補陁觀音像

蜀勾龍爽所作具大人種種殊相寶珠纓絡銖衣紺髻使人瞻之敬心自起筆氣淸潤意通幻妙所居補陀伽山在海岸孤絕處烟巒蒙密佳氣藹然予嘗與德麟雨後望襄陽鳳林諸山氣象略相似頗恨是中

無此大士也。

紫微朝會圖

朱梁時將軍張圖所作。帝被袞執圭。五星、七曜、七元、四聖。左右執侍。十二宮神。二十八舍星。各居其次。乘雲來下。其容色皆端敬。其服章皆嚴謹。道家謂玉皇大帝爲衆仙天子。紫微大天帝爲衆星天子。觀此圖者。知君臣之義。雖九天之上。亦未嘗廢也。圖作衣文。不思吳衣當風、曹衣出水之例。用濃墨麤筆。如草書顫掣飛動。勢其豪放。至於作面與手及諸服飾儀物。則用細筆輕色。詳緩端愼。無一欵仄。亦一家之妙用。

乳虎圖

宣城包鼎所作。絹素雖破。而毛色精潤如新。包氏以虎世其家。而鼎之所畫居最。虎天下之至猛。於牽制父子牝牡之情。則雖威而不怒。荒榛赤草。鳥噪其上。兩虎引子而行。意甚安佚。其雄前行。觀其意中亦有禦衞之意。小虎爪牙未備。已有食牛之氣。但吞噬之獸。夫婦父子相從而羣行。人或遇之。誠可懼也。

被髮觀音變相

在水中石上。襲衣寶絡。被髮按劍而坐。非近時所能爲。必五代或晚唐名輩所作。筆細而有力。似吳道玄。獨設色太重。衣上花文不類吳筆。或云朱繇。疑或是也。觀世音聞聲以示現。今此形相。世所罕作。吾弗知其爲何等身得度故現此身而爲說法也。

歸龍入海圖

毗陵戚化元所作。筆力崢嶸。善作風浪起伏之勢。令人心目眩漾。一龍蜿蜒翔于水上。然先後之浪皆勻。未有翻湧濆薄之形。雲氣雖從。然不自水出。予見而知之。曰此非游龍出海圖。乃歸龍入海圖也。因以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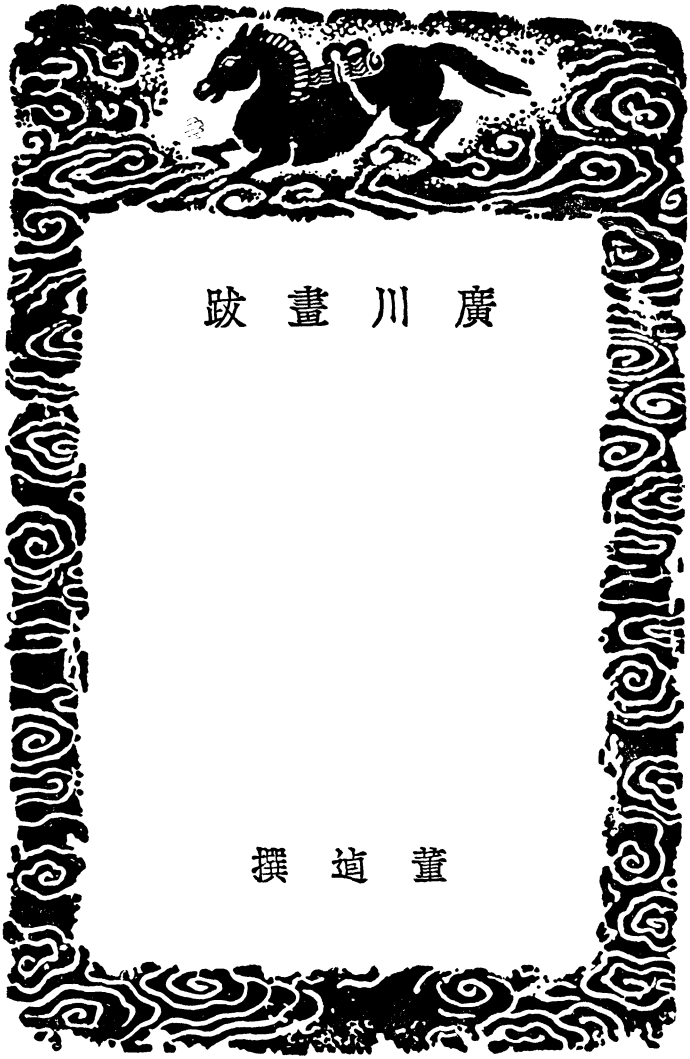
鹵簿圖

趙昌作。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國朝以來。有名於蜀。士大夫舊云。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然比之徐熙則差劣。其後鐔宏、王友之輩。皆弗逮也。蓮荷花生泥汙之中。出於水而不着水。昌此花摽韻清遠。能識此意耳。

長帶觀音

龍眠居士李伯時所作。名公麟。登進士第。以文學有名于時。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博求鍾、鼎古器珪璧寶玩。森然滿家。雅好畫。心通意微。眞造玄妙。蓋其天才軼舉。皆過人也。士大夫以謂鞍馬愈於韓幹。佛像可近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非過論也。今觀此像。固非世俗可以彷彿。而紳帶特長一身有半。蓋出奇玄異。使世俗驚惑而不失其勝絕處也。比見伯時爲延安呂觀文吉甫作石上臥觀音像。前此未聞有此樣。亦出奇也。唐閻立本、楊炎、能畫。不害其爲貴人。王維、鄭虔、能畫。不害其爲賢士。國朝燕龍圖穆之、宋郎中復古、與伯時皆能畫。何愧於古耶。宗室光州防禦使令穰字大年。予雖未之識。然雅聞有美才高行。讀書能文。自少善作山水。士大夫家往往有之。以爲珍玩。大年與德麟同出太祖皇

帝之後。於德麟爲兄。早器重。以故德麟所收。皆大年平時所得意者。大年用五色作山、水、竹、樹、鳧、鴈之類。有唐朝名畫風調。江都王鞍馬。滕王蛺蝶圖。皆唐宗室之妙畫。可與之方駕並游矣。乃知貴人天質自異。所專習則必度越流俗也。



廣川畫跋

董逌撰

本館據十萬卷樓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廣川畫跋

廣川畫跋目錄

卷之一

書封禪圖後
書楊傑幕地獄變相
書燕仲穆山水後
書惠禪師松林圖
書以妾換馬圖後
書列子御風圖
書摹本地獄變
書龍袞文馬圖上
書武皇望仙圖
書樂昌公主分鏡圖後
書龍袞文馬圖上
書駿馬圖上
書嫂魚圖
書列仙圖
書馬鬼圖
書東丹王千角鹿
書李子西兵車圖
書百牛圖後
書秦宮對鏡圖後
書吳生畫地獄變後
書七夕圖
書李子西兵車圖

卷之二

孫曰畫水
九主圖
犬戲圖
攝摩騰取經圖
陸羽點茶圖
孟浩然騎驢圖
月宮圖
邢和璞悟房次律圖
鑿樹諫圖

上王會圖敍錄
孫知微畫涅槃
卷之三
書別本西昇經後
醉僧圖
書吳懷龍上
官本乞巧圖
劉唐允拂林圖
擊壤圖
別本地獄變
卷之四
舞馬圖
王仲千收猩猩圖
二祖調心圖
蒲永昇畫水
易元吉猩猩圖
書西昇經後
化胡經後
醉道士圖
御府吳淮龍秘閣評定因書
書程文簡所收鷂圖
常山甫畫像
沒骨花圖
織女圖
別書韋偃畫圖
玄奘取經圖
常彥輔祆神畫像
書李營丘山水圖
再書猩猩圖
穆宗打毬圖
送窮圖
書李端慤收唐畫乞巧圖
牧羊圖
勘書圖
滕王蛺蝶圖
徐熙牡丹圖
杜甫騎驢圖
張季鷹還吳江圖
蔡居安展子虔馬
閻立本渭橋記

阿房宮圖
賀監歸越圖
雄雞斷尾圖
胡瓌番馬圖
卷之五
素法師行化圖
清夜游西園圖
王摩詰山水
李祥收天馬圖後
伯時縣霤山圖
愼徽秋雨圖
李太白畫像
寃對圖
跋韓幹馬
吳生畫驢
李成畫營丘圖
曹將軍照夜白圖
吳王斫鱠圖
留瓜圖
二十八宿眞形圖
李元本花木
書介葛盧圖
伯時馬圖
武宗元天王圖
顏太師畫像
關仝側作太山圖
跋李夫人圖
舉子圖
戴嵩牛圖
邊鸞畫花
秦王進餅圖
傅古龍
竹林七賢圖
陳誠甫雙龍
陳中玉收桃花源圖
吳生護法神
李定方繡佛
王波利獻馬圖
吳道玄地獄變
燕龍圖寫蜀圖
閻士良畫龍圖

卷之六

輞川圖　盧鴻草堂圖二　書優鉢羅華圖
書草偃放驢圖　曹將軍畫馬二　張戡馬圖
古畫水圖　孫知微水　范寬山水
北天王後題辨　擣衣圖　蘭亭圖
周昉西施圖　崔白蟬雀圖　覆局圖
時記室所收山水　王勤畫圖　書王學士李成畫
李成畫後　郭恕先畫後　范寬山水
燕仲穆畫　周昉畫　龍袞百馬圖
御畫瑤池馬圖　御畫翎毛後　跋李祥收吳生人物

廣川畫跋卷之一

書封禪圖後

秘閣藏封禪圖舊矣。崇寧三年曝書石渠。發奩出之。蓋大中祥符元年章聖皇帝有事于泰山者也。龍旂千節。豹尾萬纛。天清地夷。日開月闢。諸福畢應。形勢呈露。羽衞威儀。稽自典禮。此帝王之盛節。雖恨不出此時。得與諸儒參定大典。猶幸按圖識之。可以想望追念跂慕於一時也。既而歎曰。臣等幸生太平時。充職麟臺。得以文墨編摩。論著國典。朝廷禮文。宜有知也。然封禪告成。號爲大禮。自昔不見於經。故展采錯事。用於器（一作臨）時。諸儒不能深究。則天子建中和之極。以立制度。其說未可考也。古之言曰。鄗上距（一作鉅）黍北里。文禾三脊之茅。比行之鰈（音楊）。鳳凰在庭。麒麟在郊。然後可以講事。蒲車之駕。苴（音租）藉（音憂）之席。掃地而祀。封土於山。然後可以講禮。石函金册。玉牒銀繩。範金之泥。刻玉之章。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然後爲盡。登封之制。是果禮之謂邪。今考於圖。則雜取於秦漢之制矣。如藉用蒿秸。尊以瓦甒。音舞則有類於郊祭。祀壇以祀上帝。侑太祖以從祀。則其禮有類於明堂。柴於東方。徧于羣神。建壇八十一尺。則類於巡狩。分陛四面。土用五色。則類於太社之制。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則有類於祀大一之禮。壇場圭幣。寓車象馬。騂駒羝羊。則類於泰山之祠。然後禮書不備。諸儒刺（千賜反）取六經。以立王制。雜列於事天之儀。凡國之大祭祀之禮。咸取備焉。是求所謂易姓奉度繼德崇功之禮者也。河圖眞紀崔靈恩傳曰。自皇帝堯

舜以至三代各一封禪未有中修其禮然自三代用事於岱宗者七君而漢武帝孝安唐高宗玄宗皆非易姓是於禮不得封而秦始皇帝漢光武又皆溺於方士說以封禪爲不死之名是雖行其事而不得其禮者也唯貞觀用事於禮爲可封房喬定禮悉取建武遺文至樂歌降神悉用郊丘之祠雖朱韋安仁說然封禪歌時邁目不類經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斟酌情文考合經義恐非房喬所能任也然是圖也其惟秦漢之間區區而講於禮文者未盡合六經比之唐貞觀間則亦有據矣惜哉禮司學官論議拘儒不能超度漢唐使甚盛之舉猶有歉於三代者臣竊恥焉昔唐集賢御書院有開元東封圖晉國公度得其本以進且曰祖宗盛時紹復有期所以寫成此圖輒敢上獻徵史氏之失纂禮容之要唐之諸臣如裴度者知所以事君矣至於求封禪之圖以幸告成岱宗豈汨於流俗而不知考於禮乎況唐在貞觀已告岱矣開元行之尚誰告邪舉前王既往之失而期後王之爲過舉不亦悖哉惜夫不知學術其弊至此

書武皇望仙圖

秘閣有武皇望仙圖軒縣業簴撞（一作崇）牙樹羽升龍舞鶴卿雲瑞霧按曲奏技者皆霞衣雲練日月冠徙捲雲履步搖諸于垂佩錯囊雁進蟻行羅布殿上舊傳漢武帝會西王母也然庭下裝倡者復有武帝會王母設位庭上嚴深更得冠通天而袍絳紗者開軒止御意色遐想愴怳自失余以畫考之殆唐武宗仙樂圖也聞知前史武皇初銳精政理剗削蠹弊誅叛討逆四方大定其後怠於政事肆欲遊幸崔魏公曰

陛下聽政餘暇。行幸稍頻。射獵擊鞠。角觝趫捷之技。不離左右。累聞諫官上疏。願賜省覽。自後帝親萬機。倖門臺淵。去如薙草。內臣耆舊相顧曰。劉行深楊欽義敗風弃本。而致於斯。因幸教坊。撰孝武宴瑤池曲。廣召容倡。曳雲環仙袂。星冠月帔。鶴駕龍軒。偶漢武對王母舉流霞桮。歸武帝　長生樂。奏霓裳羽衣曲。太和萬壽樂。上若有感者。繼幸兩軍。皆恢張新意。窮奢極侈。互進神仙樂。於是上惘然有遺天下意。飄然若神仙可接袂而升也。故趙歸眞得以左道熒惑上聽。卽此圖是也。夫佞邪之移人。必待見所欲焉。然後能變人之思慮意好也。至於意好已移。則佞媚實中。欲其虛明內照。不蔽於外。不可得已。惟英明睿斷。其剛有以勝天下者。則雖可欲競前。不立知見。故物有至者。過而不留。則物自無進矣。然天下豈無多欲而累者哉。則不能斷知見意者。未有不蔽於惑也。傳曰。佞猶膩也。人主未嘗近膩而常以遠膩爲意。則正慮勝矣。苟持正慮者不剛。則心惑意移。物隨蔽焉。彼佞衺投人。遇隙乘之。則其受入甘矣。會昌之禍。殆此圖發之。昔之傳此者。將爲後王龜鑑。則其名之失。不可不正。

書東丹王千角鹿

秘閣有李贊華畫鹿。角直而歧出。若斜藤相扶而生。長三倍其身。觡觸（一作觿觸）立。羣角森列。故畫錄號千角鹿。其實則角上而橫出者衆也。崇寧四年詔下秘閣收其畫以入。使者疑其狀且求其說。古有是類者當得其名。以備顧問所及。余謂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千。（雜俎）雲南郡有神鹿。一身兩頭而角衆列。（華陽志）合浦有鹿。額帶斜藤一枝。四條直上。各丈人以爲角。條支桃枝一角者爲天鹿。兩角者爲辟邪。拔道書有五

讀鹿。其角且十。皆古者異鹿也。此畫得之。殆爲瑞應而出者邪。條錄謹上。阿保機攻勃。取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長子人皇王突欲爲王。阿保機死。述律立。次子耀奔唐。明宗賜姓東丹。更其名曰慕華。長興二年。賜姓李。更其名曰贊華。

書楊傑摹地獄變相後爲王道輔跋

廬山歸宗寺刻吳道玄畫地獄變相。無爲楊次公敍其後曰。張孝師入冥。得識所見爲畫。陰刑陽囚。衆苦具在。痠酸一作慘悽惻。使人畏禦。吳生就其畫增益成此圖。世或疑之。謂自西方之學入中國久矣。梁大同寺圖諸經變。並吳人張僧繇爲之。自是地獄之說。繁然滋蔓。前世畫工。如陳靜眼傳於寶教。盧楞伽傳於化度。盡在吳生前。其後張孝思畫於淨法寺。孝師在唐。以畫知名。謂鬼神地獄可入能品。自與當時名手。並不可謂畫不工。而道玄改而成此。豈不知吳生與孝師。並以此顯於唐哉。況陳盧又或先此百年矣。此可謂其說始孝師邪。景公老僧傳云。親見吳生畫時。京師屠酤魚罟之輩見者。亦皆懼罪改業。人謂此於世教有助。校其時孝師迺出吳生後。此似不知考也。

書樂昌公主分鏡圖後爲陳彥郛跋

晉人嫁女美其媵。秦人至薄其婦而厚其妾。君子謂不善爲女謀。齊敬君思其妻。感之於畫。王因知其美而奪之。君子謂不知爲婦計。此雖事出一時不足責。然其爲後世戒者遠矣。世有惑者。蹈失就誤。方且自以其智爲勝人遠甚。不知循禍途而守患基。其弊甚矣。觀此圖便知亂亡同軌。有足傷者。方其逃難兵戈間。不能杜閉房闥。保藏妻妾。至攜持就道。已是放寶玉於塗路。而幸盜者不搏而取之。亦失計也。又況以

形容寓畫圖出之道路招禍以待其至是販婦求售之謀也其奪於人宜矣至於分鏡以誓嘗爲一笑不知訪之章臺已異於初知其爲晉人齊人之計也昔趙熹遭亂迺泥塗附其婦面竟以是免德言爲慮不知出此其愚知相去豈特尺寸間邪隋嘗以陳主妹賜楊素本事集稱師行奪之素知國主妹受以爲妾與奪之兵戈間一也誠歸其夫猶是一節可稱史不書者未可信也此畫唐人爲之蓋據本事說也

書燕仲穆山水後爲趙無作跋

明皇思嘉陵江山水命吳道玄往圖及索其本曰寓之心矣取不有一于此也詔大同殿圖本以進嘉陵江三百里一日而盡遠近可尺寸計也論者爲丘壑成於胸中既寤則發之於畫故物無留跡景隨見生殆以天合天者邪李廣射石初則沒鏃飲羽既則不勝石矣彼有石見者以石爲碍蓋神定者一發而得其妙解過此則入爲已能知此者可以語吳生之意矣仲穆於畫蓋得於此

書百牛圖後

一牛百形形不重出非形生有異所以使形者異也畫者爲此殆勞於知矣豈不知以人相見者知牛爲一形若以牛相觀者其形狀差別更爲異相亦如人面豈止百邪且謂觀者亦嘗求其所謂天者乎本其所出則百牛蓋一性耳彼爲是觀者猝物（一作抽）塑牧犗（出爾雅）觭角耦蹄仰鼻垂胡掉尾弭耳豈非百體具於前哉知牛者不求於此蓋於動靜二界中觀種種相隨見得形爲此百狀既已寓之畫矣其爲形者特未盡也若其肢胡壽匡豪筋旄毛土皁輿駕下澤是驅畜勇槽側息憤場隅怒於泰山神於牛渚

白角瑩蹄青毛金鎖出河走踢曳火衝奔渚次而飲岸傍而鬬摻尾而奏八闋皎角而爲商歌飯於魯閭之下飲於潁陽之上虎鬬而蛟爭劍化而樹變獻豆進芻陰虹厲（一作屬）頸果有窮盡哉要知畫者之見殆隨畜牧而求其後也果知有眞牛者矣

書惠禪師松林圖

惠遠師藏松林圖江南舊工也或爲詩繫之他日屬余書以敍得之原流或詆曰玩物累心不能忘愛於此亦蔽矣子又書以號之豈不益人之惑重其累乎昔玄覽師得心外法忘己忘物不留怨欲張璪嘗畫其庭作古松以爲觀美符載聞而贊之術（一作衒）象以詩繫其後世謂之三絕翌日玄覽見而墁之曰無事疥吾壁也是意好者豈當留於胸中邪況又滯於一物而不釋哉余應之曰苟內誠解矣雖物有衆至呈象露形不能爲累彼養於中者湛然凝寂不立標的故物無留鏇（一作鍠）焉豈復以人之疥者爲己之疥哉子試觀之謂不能忘壁之疥而謂能忘物之累者果知其不爲心疥乎

書駁馬圖上

劉原父使虜中會有獸馬形出道間食虎豹虜人不知原父曰此異獸也以形色考之當如白馬而黑尾今畫者異之不知果何据哉大鵲食蝟蝟食鵸鵌鵸鵌食駁駁食虎自駁至鵲世不嘗見矣則畫者亦何可責其不失形似哉晉平公乘駁馬乳虎伏而不動齊桓公乘駁馬虎堅（恐作臥）而伏然則駁亦馬乎其爲異狀者過也（山海經·駁馬身一角虎爪·郭璞謂誤·）

書秦宮對鏡圖

秦有僊谿方鏡。號照骨寶。其在咸陽宮。則縣以照膽察防奸淫。謂六國美人方充滿八十里宮中。彼對鏡者。豈非玩於神鏡。自相蚩侮。將宮人衆盛。粉白黛黑者。以妝爲嬉娛戲狎。而競於餘照者哉。畫者不盡於彼而得其意。可以倣像取也。視圖盤空架橫。大若枸簏。副以五色。其上千年古字相周。下環列八卦二十八宿。金槃銀帶。卻月向風。房中鏡列。下有鏡奩。駢雜參錯。十行爲對。舉鏡照景。景出無窮。每一景中作一相。以形求者。鏡盡而形不能盡也。初爲楚妝者。人蓋二十有八。揜秦袖。捧吳頰者半之。牽齊衫。著越釧。帖鬢點眉者。纔又半也。而形陊鏡中。與鏡相出。爲相千萬。觀者眩惑。迷落圖中。至不能計者。循視其初。不離一鏡。此畫工之妙用也。放示羣相。攝制衆景。殆所謂疑於神者乎。故有笑殘黃之不正。訝夜粧之猶調。宿鬢尚橫。淺粉已薄。無復唇朱。纔餘眉萼。曙上星稀。黃中月落。畫此圖中。可見秦宮之盛麗。雖謂明星熒熒。詞不爲過也。

書以妾換馬圖後

莊子論心則戒曰移是。今之人也。請言移是。則寢與偃。偃亦無有定處也。猶用者各有適。世不知此。反以移是爲貴者。可勝道邪。此圖有以妾換馬者。世固疑之。余意其慕追風逐電之時。則不復顧娥眉靡曼之爲麗。各以其時遺也。豈以二者於此各得其欲。而以移是貴哉。昔見簡文詩。誰言似白玉。定是媿青驪。又劉子威詩。龍驤來甚易。烏孫去實難。鸞膠妾猶有。請爲急弦彈。又見庾肩吾詩。似鹿將舍唳。千金會不俱。

或謂怨妾換馬。非眞有其事。風人所以託也。余觀魏人曹彰嘗道逢驄馬愛之。謂其主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指其一。彰遂以予之。當時人譏其愛好異尙。此圖豈得於是而爲之也哉。故知有其實也。

書婾魚圖

成都府官給婾魚圖陳于宴廳。有疑其名者。或謂爾雅諸書無婾魚名。不知何以得之。余從而質之於書郝隆有言。婾隅躍淸池。葢西南蠻號魚爲婾隅。方言不習見。惟此詩得之。殆傳者譌耶。此圖爲大小魚數十形。此固不一種。理不可以一魚名之。況古無婾魚。則疑此或傳之夷人矣。衆相謂然。屬余爲書以告。

書吳生畫地獄變後

工技所得。雖以藝自列。必致一者。然後能造其徼。至於妙解投機。精潛應感。則械用不存。而神者受之。其有轍迹而可求哉。吳生初爲此圖。請裴旻纏結舞劍。因其陵厲倏一作條通幽冥。至於騰太白之光。徹蔣文之耀。肅厲風揮。英精互繞。劍擊電光。透空而下。執鞘承之。衆大怪駭。於是賈其逸藝。潛發神明。寓之於畫。魔魅化出。恢詭形見。李光謂道玄平生得意在是。夫以道子書畫。自號絕藝。不可以繩尺約之。況此得之縣解者。世可復睥睨於其間哉。三階舊墨。廢毀久矣。賴此本見其位置。雖溻臨不得盡其妙用。然物形械具。猶有尺度可校。則功用之力。當有得其餘習者。可以論其形似也。

列子御風圖

列子御風。世有圖其說者。崇寧五年。官試畫學生。監試學士。疏出本文爲目。俾試者圖之。明日來上。悉風

脚雨勢濃雲重煙空中人立勢若將墜蓋無能得其意者它日有持古圖者作草樹相依層疊遠近披拂靉靆假爲遊雲飛霧依隨蹁躚扶搖上下輕重相映放乎有羽服而遊於其中者神淡而氣臧形解而魄寂若同乎一氣者也衆昉共歎謂筆墨蹊徑得畫中縣解雖布列形狀亦不能到古人地也乃書其圖上余因示衆曰列子御風信以爲眞人忘形三昧者邪其乘風馮凌與化胚渾能以天地爲一氣者乎其爲游於六氣則不應有待於御之而行也謂其一氣渾茫則不應有待於乘之而上也彼謂氣相合於無則以風爲既有者也謂心凝氣釋則以身爲已異者也其爲冷然者將不能載也飄然者將不能及也起北海而極南海者將又可以旬有五日而期其止邪則其御而乘者將風之來而不知息乎將有欲往者而待乎與風上下飄以隨其軀乎彼其於物我之分特未泯也古之人化形於無入乎無有故能得其無間方且與天地爲一氣浮游乎萬物之祖且遁而藏矣彼鬼神有不得窺雖木石山川無分於一氣也風果能知有我乎而載之而我豈嘗知有風而可御以乘乎彼猶說曰知木幹委葉不知我乘風乎爲至是入聖解迷著其有得於正視者哉然則如之何曰我乘風時當處不見風乘我時不見當處風與我未有分時見相元無則莊周豈能議其後哉

書列仙圖後

不戴金莖華不得在仙家觀此圖筆力超詣而意象得之仙官侍童衣諸于冠遠游插花如蝟搖蕩如飛豈所謂金莖者耶

書七夕圖後

圖作乞巧。自陸探微後。皆爲穿針縷采。綺樓繡閣。又爲美女錯立。謂織女善女工而求者得巧。此圖皆異。惟衣冠偉男子。拜空中乘車女子。號曰七夕圖。聞郭子儀初從軍沙塞至銀州。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見輜軿車自天而下。子儀祝曰。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壽貴。神笑曰。大富貴亦壽考。冉冉昇天而去。疑此是也。

書摹本地獄變

崇寧四年。人有自長安持吳生畫地獄變練本求售。謂盧阜石本。蓋摹搨所得於此。陳珣中玉遂於石本後書以千緡可購。當有快人意處。余報之曰。吳生嘗畫此於福先寺矣。其作圖素者。曾爲裴旻及之。在唐已失。惟有傳摹連成文帙者。豈復有橫一幅練素而爲之者也。余見唐諸人如李嗣眞張彥遠朱景眞皆知畫者。又嘗敍畫源流而盡入錄中。豈道玄誠爲此矣而獨遺哉。今觀摹本。是後人自大圖蹙爲小本者。雖然。此膽力奕奕壯哉。非能概棧（一作塹拽）含元殿。添修五鳳樓手。亦不敢擬議於此也。

書馬嵬圖

世傳太眞妃以爲委馬嵬時。正如愍懷妃事。而神乃仙去。非若當時史臣所記也。又謂天籍讀陊有數。責其償負。至委死於人。亦其數也。逮陳鴻書其事。天下益以信。然妃本以蠱毒上心。陰藉禍媒。召亂天下。身殘國破。流患百年。李唐竟以滅。果其有數然哉。予在蜀時見青城山錄。記當時事甚詳。上皇嘗召廣漢陳

什邡行朝廷齋場。禮牲幣。求神於冥漠。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搜訪不知。二日又奏。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虛空杳冥之際。遍之矣。三日又奏。人寰之中。山川岳瀆祠廟。十洲三島。江海之間。莫知其所。後於蓬萊南宮西廡。有上元玉女張太眞謂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而帝乃太陽朱宮眞人。世念頗重。上降理於人世。我謫人世爲侍衞耳。因取玉龜爲信。其事在一時已有錄。宜爲世所傳。而鴻所書乃言臨邛道士。又不著其奏事。其有避而不敢盡哉。將欲傳之。未得其詳。故書隨以略也。今青城山錄。好異者傳出久矣。又道家用補科儀中。故世以太眞成仙矣。其爲妖爲孽。產禍召亂者。又仙者固如此邪。神仙事。儒學者不道。然不可謂世無此事。故余每於異書見之。亦不能廢。或謂好奇之敝也。

書李子西兵車圖

百工之事。皆聖人作。顧後世循用其法而不得其意。久則幷與其法失之。考三代兵車之利。知後世無復有遺制也。紹聖四年。紹造兵車。下其法四方。制作戾古。不施於用。卒以自敝。是未嘗講其制於三代也。明年余來京師。會李子西出兵車圖。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主御者在中。乃知昔之畫者能深觀其隱。察於制度。此有稽於成器者。蓋不妄作丹墨也。余聞古之爲車者。乘車則君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蓋一車之任。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車車中。故右主持兵抽刃擊刺。亦其所主於車者。傳曰。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曰。乘君之車。不敢虛左。昔韓厥代御居中。謂非元帥。御者在中。將在左。以此而言。則元帥及君宜

在中也。兵車之法。將居敧下。故御者在左。君子惡空其位也。春秋之時。兵車最備。其用於師旅者不敢廢也。邲之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夫御在左矣而云射。是持弓者左矣。鄢陵之役。晉欒鍼爲右。告子重曰。寡君乏使。鍼御持矛焉。鐵之戰。郵無卹御簡子。衞太子爲右曰。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豈不右人持矛乎。書曰。左不攻於左。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共命。則御者固在中也。天下不知兵戈之戰久矣。胡騎奔衝。莫有制之。自陳陶之敗。後世不復議車矣。況論其制邪。願君持此圖獻之朝。且求知禮樂者。考古而求其制焉。則御夷虜君羈縻蠻囚禦戎固彊。將車之一事爾。豈與武剛鹿角等功哉。

書龍衰文馬圖上

禮諸侯交幣。或爾文馬。左氏實書宋人以文馬百駟賮華元于鄭。謂馬之有文采者。藉之將禮爾。今衰作衆馬。無交聘考禮者。殆爲馬之文飾而取名者與。古之謂文馬者則異矣。犬戎氏有文馬。毫毛朱鬣。目如黃金。是爲雞斯之乘。然文馬自有種矣。

廣川畫跋卷之二

書孫白畫水圖

畫師相與言靠山不靠水，謂山有峯島崖谷煙雲木石可以縈帶揜連見之至水則更無帶映曲文斜勢要盡其宗隆派別故於畫爲尤難彼或爭勝取奇以夸張當世者不過能加蹙紋起浪若更作蛟蜃出沒便是山海圖矣更無水也唐人孫位畫水必雜山石爲驚濤怒浪蒸失水之本性而求假於物以發其湍瀑是不足於水也往時曲陽廟壁有畫水世傳爲異蓋水文平漫隱起若流動混混不息其後有梯升而索者知壁爲隆窪高下隨勢爲水以是衒於世俗而人初未識其僞也近世孫白始刱意作潭沼浚原平波細流停爲瀲灩引爲決泄蓋出前人意外別爲新規勝概不假山石爲激躍而自成迅流不借灘瀨爲湍濺而自爲衝波使夫縈紆回直隨流蕩漾自然長文細絡有序不亂此眞水也嘗言畫慢水要不斷水脈爲工畫急水要不混洄瀾爲工若今以二說觀世之畫者眞可一笑也夫慢流之失則爲池水風紋更無流脈畫迅流者則浪頭湧起反如印板水文天下豈勝其至衆哉要知畫水者當先觀其原次觀其瀾又其次則觀其流也不知此者乃陊池水中爾故知汪洋涵畜以滔沒爲平引脈分流以澹淡（音珠）爲勢至於聚爲潨瀾散爲淪漪識游泳乎其中而不繫於物者此眞天下之水者也亦知求於此乎

書攝摩騰取經圖

世法有盛衰可以事見也正法有興滅則不可以事見求核理者可以得之世俗之患以世法盛衰而議正法興滅者常見其不知本也今夫世法不常盡顧有衰謝陵夷逮王者出則及而振之矣雖更世歷年之久其法不傳而名可得考者以其世數猶可推也至於正法之敝乃遠在數千載後教與法盡顧諸福悉陷淪於世故乃更一賢劫隆化興教其入中國者像法也後世不知正法之滅而後每興則以世法觀者於是常不知正法所自起可以歎也王度謂佛法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說蓋以摩騰竺法蘭自永平得經以是爲始入中國今以經知者自威音王後則有劫莊嚴者矣其下則賢劫所以興至於能仁不復則第四世矣方漢之時其以四十二章經至者蓋釋迦法爾昔秦穆公世耕者得石像不能知及梵教入中國有異僧識之曰此前劫迦葉佛遺像自此而上毗尸毗含浮拘留孫不應其法獨不至中夏也經言大千世界爲一佛土考之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上非想天爲一界千三世界爲小千世界爲中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殆此則中夏在南閻浮界中豈能獨出其分哉曇無羅讖謂正法世五百年末法世三千年然則正法滅像法出像法滅末法見至於末法盡則佛教法絕矣故復當一佛界也昔石季龍造塔於鄴而澄清遣人臨菑取舍利得之謂阿育所造在中國者十八而臨菑其一也皆藏釋迦舍利今考載籍自漢以上無梵教彼於此果得舍利是其說不可誣也今之經多譯於後世其要務在夸大求取信中國至於恆星不見求合於二月十五日妄也然則瞿曇之興未與諸夏相通其傳於經者皆釋而通之顧無年繫可以譜見蓋不可知其時之在中國

爲何世也。龍樹求過去諸佛所傳經。得於海藏。凡三月不盡一佛界。問之守者。其往往如是。復爲一佛界矣。不知其極也。茶劫火盡時。惟海藏得存。故千佛已出。不可窮盡。世人或疑其說。蓋常人以耳目不及。便不敢据以信。不知理有在者可以考之也。漢穿昆明池得劫灰。此不可妄傳。人共傳之。若信於此而不可信於彼者。其可與論常理之外哉。

書月宮圖後

畫月宮圖。李惟玉六世所收其家者也。首標且爛盡矣。其間亦有雜作樓觀狀。彷彿見鴟一尾。存鴨一角。半欄半桷。或於缺破處有之。但不相連屬而斷裂。其畫意所主則不可知也。畫有兔擣藥者。外周爲水房。有大木林。槮枝委垂而下。相扶以立。蓋古所爲扶桑者。此不可謂無所据也。或疑月中有兔形。考於書惟靈憲有說。謂月陰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蟾而王充謂兔在月中則死。乃以兔爲月氣。皆不可據。余曰。子嘗求於日乎。夫月無光而遡日爲明者。世所知也。未望則載魄于西。以日行而得光於上弦也。既望則中魄于東。以日行而得光於下弦也。至於相望則光合而圓。可以推矣。夫天有十二辰。列於方者有神司其位。不可移也。日出在東。其對在酉。酉爲雞。而日光含景。則雞在日中。及運而西。則其對爲卯。卯爲兔形。月光含景。則兔在月中。月出東溟。嚮之而生明。則與日相望。故月得日光。景隨光見。月有兔形者。亦何異哉。天下知日中爲烏而不知爲雞。知月中有兔。而不知兔自日以傳形也。方其爲雞形時。月未出矣。故不得見其傳光爲雞形時也。月既居西。對卯而爲兔。人望視之。不能詳其形似。猶日烏也。或曰。段成式謂得仙書。

傳月有桂仙人吳剛斫其根曰不然日行於西與扶桑對則陰景日中矣月望之明景亦隨之故凡月之所具而有者皆日光所及者也世不考其理而信俚說其可與論此哉

書九主圖後

九主圖本伊尹事世失其傳或書以漢九君者誤也夫以法君況（一作兄）高祖以專爲孝文以授爲景以勞爲武猶有類取也謂昭爲等謂宣爲寄則名與實戾元帝柔仁基禍漢室其謂破君理有信者及謂成爲國謂哀爲三歲社君則又不可也昔伊尹于湯以素王及九主之事考其說是亦以人主九事要其君爾後世託之畫圖謂當時有此制也此說或然亦未可必其信豈事可（一作）謂漢世諸帝哉九主非有名號以治功效者知所後先人主於此可以取矣是亦不可廢也

書陸羽點茶圖後

將作丞周潛出圖示余曰此蕭翼取蘭亭敍者也其後書跋衆矣不考其說受聲据實謂審其事也余因考之殿居邃嚴飲茶者僧也茶具有在亦有監視而臨者此豈蕭翼謂哉觀孔延之記蕭翼事商販而求受業今爲士服蓋知其妄余聞紀異言積師以嗜茶久非漸兒供侍不嚮口羽出遊江湖四五載積師絕於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餉師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翌日賜師齋俾羽煎茗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師曰此茶有若漸兒所爲也於是歎師知茶出羽見之此圖是也故陸羽點茶圖

書邢和璞悟房次律圖

畢文簡公得唐本邢和璞房琯前教事和璞神凝示悟琯沈思如眞有想者久之則亦若有悟也璞悟以怡琯悟以歎此其異也乃掊地得永師還師德書以信其說此畫深觀其隱而能得其趣決非常工所能知也崇寧二年其孫完官于潞子莆田方宙召畫人李唐摹爲別本以藏屬余書其後曰惟公深達佛慧得死生說求入無倪則長滅起伏不足論也觀師德爲唐臣深功隱德及物多矣智如梁公猶不能知則善藏深矣豈世得而窺邪其再出而爲房琯以名德功業任宰柄此何怪哉若爲正因者不遇正果則非理之常也永禪師入總持三昧能爲一切無碍與世脗合不離圓融而後其道爲和璞知道之所假果無有二也世人信羊叔子探鐶而不信永禪師事豈以非出於史官而便爲稗說遽有分邪此又不求於理者之論也昔曇彥與許玄度同造二塔于會稽玄度亡後彥若有待者果爲蕭詧王荊之岳陽實三十年來領越彥曰許玄度來也遂握手命入室席地以三昧力加被王忽悟造塔事殆如今日也此豈可誣哉昔人記崔彥武圓澤再生事皆謂不忘願力故以願求者可坐而待之誠得此說者可以知念力堅固如精金之不可改雖百鍊而性存者也

畫犬戲圖

畫者得之犬戲而且曰能觀其變矣有而易之將不止人立而冠也故負乘序行擁戟前列據案臨軒指呼趨走形態百出若可人事而盡求者疑當德光陷中原時畫者故爲此也然形類意相各有至到處又

知游戲於畫而能得其筆墨自然者。此其異也。昔有人爲齊王畫者。問之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豈以人易知故畫難。人難知故畫易邪。狗馬信易察。鬼神信難知。世有論有（一無有字）理者。當知鬼神不異於人。而犬馬之狀。強得形似而不盡其理者。未可謂工也。然天下見理者少。孰當與畫者論而索當哉。故遇知理者。則鬼神索於理。若夫畫犬而至於變矣。則有形似而又托於鬼神恠妖者。此可求以常理哉。猶之戲可也。昔韋叔堅狗。人立而行于家。曰狗見人行。效之何傷。解冠榻上。狗戴而走。曰。誤觸冠纓耳。至於上竈起舞。曰。兒婦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何能作怪。而石良劉晉格犬之被甲持兵弩者數人。郅伯夷與郡（一作犀）犬蒲博。盖畫者知此。因廣其意而爲之。因以著時之禍。以見當時畫者之不能忍恥夷虜。彼仕於此者。猶求寵榮一時。可以重歎也。畫之後書曰晉清泰三年製。余是以知也。

畫孟浩然騎驢圖

孟夫子一世畸人。其不合於時宜也。當其擁裘襆負箬簷。陊袖跨驢。冒風雪陟山阪。行襄陽道上時。其得句自宜挾冰霜霰雪。使人吟誦之。猶齒頰生寒。此非特奥室白雪。有味而可諷也。然詩人每病畸窮不偶。盖詩非極於清苦險絕。則怨思不深。文辭不怨思抑揚。則流蕩無味。不能警發人意。要辭句清苦。搜冥貫幽。非深得江山秀氣。詣絕人境。又得風勁霜寒。以助其窮怨哀思。披剔奥窔（一作突）。則心中落落奇處。豈易出也。鄭綮謂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綮殆見孟夫子圖而強爲此哉。不然。綮何以得

知此

書鎖樹諫圖

元符二年冬。余自汶如京師。假道陶丘。會晁堯民守濟陰。留頤堂五日。堯民出陳元達鎖樹諫圖。俾余敍其後。且曰。劉聰起夷狄。盜占區夏。容諫如此。豈不賢哉。觀者不能盡得此意。要以敍見也。曰。聰正嬖於色耳。豈知賢哉。元達亦邀時幸禍者。不知所託。寄身虎狼穴中。攖須以待其發。豈曰能賢哉。夫士亡所養。不擇仕久矣。彼匈奴遺種。既踐收我土地。夷虜我人民。秕我皇度。紊我王綱。壞章甫於椎髻。裂霓裳於毳服。正爲士者當高逝遠引。惟恐藏之不深。閉之不固。彼將不忍涉其下流。冒其遊塵。恆冠纓汙垢。雖求長河浚源。不能濯而清也。乃委質榮名。枕賊鋒。蹈虜刃。彼謂龍逢比干。其死如是。豈不異哉。患中國之亡。與患夷狄之不能奄有中國。其事不以同耶。一鴟儀殿於當時事校之。與光極朝羣臣享萬國。昭德温明容後宮。孰重哉。已不能權重輕而度時事矣。又能采其重輕而諫邪。賴劉氏救止而聰不能違。得免其亡。幾矣。此則螳娘怒臂捍車而幸馮軾者也。其後閼氏死矣。元達不能強諫。乃自殺以逞。夫誅魯徽綦母達。與以婢爲后。在夷狄事重於鵂儀矣。飲酖自殺時。其與鎖樹而諫。勇怯何殊哉。彼方謂元海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意。故欲鞭笞中國。而求盡變夷俗。則昧昧而趍亡者。豈識逆順之理哉。然則悁忿委（一作妄）逞。激訐沽名。非知諫者。顧蛛螫矜餘勇耳。可以爲今日一笑也。

上王會圖敍錄

秘閣王會圖帳錄總幅二十四亡者十有二矣其傳制度猶可概見蓋王者元日受朝之圖也薄海率土際天窮髮崩角稽顙解辮回衽方貢充廷旅百雜實康老奏歌彫題抃舞上天子萬壽則大珠小球白雉黃犀奉朔來王於此圖可以得之洋洋乎盛德之事焉遍覆涵容而無所殊也其得丕天之大曆奉而行之者乎或疑此圖衣冠服物非周漢制度臣得考於載籍殆唐貞觀所受貢於四海者也文物禮容雖不逮三世自漢以來無復此舉之盛矣今按圖得者五輅時陳百燎夜具樂備肆夏禮陳百物鸞旂鳳節犛旄一作旄獸鐸飛旐容縿一作縿綴綴央央則庭具而充矣其外則青龍旗左白虎幡右清游隊前白澤旗後朱雀白路一作玄武銅鼓金鉦簫笳之具二十四列橫吹之序百二十具班劍儀刀分行十二黃麾紫仗列部十八五牛旗輿百獸隊車旗自辟邪逮金牛者二十四等橦自鳳皇逮豹飾者十有二番諸衞平巾幘紫袖褠襠錦勝地金隱起弓箭橫刀中郎果毅平巾幘緋褠襠錦勝起地銀梁金隱起佽飛三衝衞恐作武弁緋褠襠供奉武弁朱衣隊甲鍪鎧弓刀楯五色庭外之制嚴矣有司告辦鴻臚導客次序而列凡國之異各依其方東首以三韓百濟日本勃海而扶桑勿吉流球女國挹婁沃沮次之西首以吐蕃高昌月氏車師党項而軒渠厭達疊伏羅丁令師子短人撣國次之其南首以交趾沉黎哀牢夜郎而板楯尾濮西僰附國罕都等次之北首以突厥匈奴鉄勒韃靼而大漠白霫室韋結骨後次之夷琛蠻賾瑰奇怪譎璀琛錯落爲一時美觀嘗考之貞觀十七年其制如是顏籀請比周之王會作圖以敍傳後世使著事得以攷焉又爲王會篇上之今其書具存可以察也其藏在王府其副留職方以時參考盡得四夷服章物采名

號姓名。官爵謚命。此其所傳也。唐自貞觀逮會昌百餘年矣。其風聲土俗已改於舊時。有異者雖謬誤可攷。然俗易風移。亦有世變之不可常也。以圖察者。堅昆其人長大。赤髮白面綠睛。而唐後得其國人。形質不長。面赤色。耳貫金銀小環。王及國人露首卷髮。衣服同於突厥。貂鼠爲帽。而又以金裝帽頂。卷其末。與今圖所見異。又王會篇點戛斯本回鶻所號。本名居勿。初屬薛延陀。在隋謂結骨。在唐謂堅昆。賈躭以其說爲證。然堅昆自秦漢有之。史記所謂高昆。漢書所謂隔昆。其國一也。今阿啜謂本國不知有堅昆名。相承以點戛斯爲國。自此以上。八十年矣。嘗經朝貢。後爲回鶻所破。阻隔不通中國。然則乾元二年回鶻奏破堅昆。此其可以驗也。是則點戛斯自是本號。非回鶻所命也。至於木馬則異制。兩鉄則異俗。與圖皆不同。蓋百餘年間。容有改制殊禮。故衣服冠冕不可必其盡同。至面赤白則異。見髮朱黑則殊傳。而鉄不石一作兩鉄不應遂絕。自應圖誤。可以論也。昔嘗求於成周之際。遠夷外朝。史氏作書爲王會訓。其敍四海之國畢見。故傳於後世。使人企慕。亦恨不得出其時。咏頌成功盛德。然條支白狼九譯而來。豈非中國有聖人而能使海外之國干呂而知之耶。後求於古者不得其制。乃取周家舊事爲職貢圖。以見漢之奄有萬國。其職貢如是。蕭世誡謂北通玄菟。南漸朱鳶、交河、合浦、茲海、陰山鳥穴、雞田。職貢有圖。今不可考。以其說求之。則亦夸矣。漢兼內外。豈能遂幷雞田茲海而有之哉。臣等幸以文墨論議見收。俾得畫鉛刻槧。至於論著國制。攷合典則。參論是非。職所當也。然王會不得如周立訓。職貢不得如漢立圖。其於元會受朝四夷之名。在主客者尙不得如唐之列圖所紀。意者元聖不求遠略。以綏寧中夏邪。將求閉玉門。謝質子。不侔

邊功邪。將求於無德無名而與神合契者。不得形容論之邪。若此則親事法宮者。臣等得乞（一作何足）以知之。至于攷論職貢會同。以訂證異文。校釋一藝。著成周之訓。則有待矣。謹整此補罅。完其圖像。序見本略。條列上之。崇寧五年七月五日。編校臣某上。

書易元吉猩猩圖

世言猩猩取其血。可以染朱罽。獵者既得。則朴擊使自道升斗。皆知其數。予每疑此說。嘗得杜祁公謂徧問胡商。亦無此事。今人之論。猶謂國志爲然。傳誤襲繆。不必論也。廣志獨言猩猩唯聞其啼。不聞其言。永昌武平今在東蜀廣南。盡王封之內也。人易知者。此說不可謂繆。至謂交趾貢能言鳥。反以猩猩供庖膳。尤不足信。俟知者訊之。此圖蓋朴擊斟酌以求升斗之數者也。嘗聞段成式言。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輒上吻掩額。狀如獼猴。作人言如鳥聲。髮極長。可爲人頭髮。宋建武中高城郡進雌雄二頭。獵者言無膝。睡常倚物。今世盡以此謂猩猩。豈誤以況之邪。

再書猩猩圖後

余既書王子安所收猩猩圖矣。蓋疑其不能言語如人。若問之山海經。言猩猩能知人名。曲禮亦以其能言貴矣。荀子亦謂其能言唉也。萬畢術謂歸（一作婦）終知來。猩猩知往。此說果不足信邪。曰。余信於理而已。不敢謂諸說皆非實也。恐傳者得以相承而誤。不可知也。今人信理。不如古人。而執人之說。則如其親見。此豈可與論理哉。且永昌爲今之雲南。武平卽今之安南。猩猩所出也。嘗有親至其處。而知其異於古之

說者。人猶反覆參問。終不信也。此蓋信於耳而不信於目。豈可與論理哉。

書孫知微畫涅槃後

孫知微畫涅槃異哉。觀其法像尊重。嚴威雖亡。而若神明常存者。謂大弟子法眷要處。悲哀苦惱而甚戚。伽葉旁睨若無見者。皆以圖像得之。信後人筆意不能到也。釋志謂涅槃一曰泥洹。或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夫諸佛身得不壞果。論者強立二種義。謂一者眞實。二者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眞本不遷。但時無知感。故莫得見耳。觀佛身住世四十九年。則權身應世。豈眞生體相哉。自是世法隨物應見。無所生滅。寂然常存者。世固未嘗知也。成涅槃果者。示教於人如此。恐遂諸仙樂者。眇天宮相而不知出邪。

書西昇經後

閻立本在唐。以丹墨名世。而後錄其畫。謂入神解。而此經示相。粉墨湮昧。不能得其神態意度。然筆力圓勁。具存規模。可以知也。西昇經。昔人謂道家者爲之。世或信其說者。莫能實之。此果可信邪。昔中經言。佛本臨倪國世子。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身服色黃。髮如青絲。初莫邪夢白象始孕。及生。從左脅出。生而有髻。墮地能行。臨倪在天竺域。天竺又有神人名沙津。一作律。漢元壽元年。秦景憲使大月氏。隋志作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圖經。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口復豆者其人也。偃歸一作滿一作塞桑門伯開疏簡白間比丘桑門。皆弟子號。釋志又謂佛迦維衞國王子。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夜明。既生。姿相超異。三十二

種。天降嘉瑞以應。亦三十二相。而法明道安所錄雖絕一作說異。然大槩可謂一作得者。不與西升所說合。今經謂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圖。徒屬弟子。其名二十九。又與秦景憲所傳異。則其說不可考也。昔寇謙之受祿眞經。其謂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爲延眞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諸天衣服悉然。而教一作在習其書。謂如此矣。然則道家者其說初亦異也。豈後世傳誤。人竟以其說實之經邪。詩書禮春秋。本出中國。師承相授。久猶混雜。至私定蘭臺漆書。況經本外國而翻譯以傳者。皆其徒爲之。竄入文義。其說至不可合者。亦何增異哉。觀漢人論者。謂浮圖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崔浩謂劉元眞呂伯強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莊之虛假附而益之。今攷梵書。不與老子相出入。疑在晉魏時。其經如此。逮㆓君之世。梵滅既絕。而後人飜譯所得。及屋壁山石之與西域所傳至中國者。故其立教本異。則經之所傳亦不同也。不知西升出在何世。而論不入諸經。世雖疑之。然傳世已久。不可遽廢。存而不議可也。

廣川畫跋卷之三

書別本西昇經後

某作西昇經後語。或疑其說。謂諸經所錄。不可疑其事。況唐貞觀已入錄邪。今考諸經說西域事。或本法明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諸國傳。道安西域志。及佛國記。曇勇智猛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等書。雖其說恠詭。皆無老子化浮圖事。則知其書爲不足据也。方隋之世。釋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大業時令沙門智果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而三部無兩西昇經。則余爲此說可得而有據也。

書化胡經後

貢士邦憲出化胡經像。復與西升所畫盡異。其說以老子化胡俗戍正覺者。則不知其所据也。西域舊傳。于闐西五百里有北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處也。老子初至此。與羣胡辭決。言蹔游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爲胡王太子。言號曰佛。今考老子與孔子同時。而經既說恠星不見以證。則此尤不可信。而畫又與此異。然畫特佳。疑江南時所爲也。

書穆宗打毬圖

排牙錯彩。錦茵綉幕。紺紋倒荳。一作漪玉壁珠簾。下設三丈氈毹房。列丈二師子鉢。乘烏托馬。馳拂菻狗。百

步千跡。啣燭俛仰。星奔雷擊。風疾電轉。勢若摯鳥出沒進復。不留轍迹。其盛若此。欲人主之不惑。不可得也。仇士良曰。天子莫教閑。閑卽看書。看書卽重文臣。寵文臣則廣納規諫。慮移聖聽。聖聽蔑玩。好省息行幸。如此則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公但廣聚貨財。膠進鷹馬。常以毬獵聲樂。聞於聖聽。駕幸所至。極奢侈。盡奇技。一處盛於一處。天顏旣悅。必無休息。如此則聰明睿哲。不暇觀書。不親萬機。不知外事。吾輩永無疏間。觀此圖。豈士良輩求中主欲者邪。夫近習之敝甚哉。可以戒也。今人之所以視者目也。苟有障焉。其高百丈。遠之百丈。里一作則所蔽者不過百尺矣。若於目睫之前。雖寸壤之障。可以蔽明。至於膜翳之發。在於睛瞳。則其大纔菽。其薄纔穀。至終身不察白黑。然則愈近愈障。愈親愈敝。其爲患也可易察邪。且觀書鑒成敗。姦人所忌。人主能知姦人所忌。深觀其極。亟發而健除之。則壅遏不留。而堂上無百里之患矣。詹夫打毬之事小者。其花一作誇絢筦競一作勝若是。則當謂極奢侈。盡奇技。又可知也。

書醉僧圖

醉僧圖。唐說本出張僧繇。以爲戲僧圖。又謂顧長康以所見於寺而寓之圖。以發嗢噱。今考張舜賓李嗣眞朱景眞畫錄。皆無此事。不知其說果何据。劉悚又謂閻立本添冠巾爲道士。此自爲醉道圖矣。非此謂也。或曰。梵教西來。自魏黃初始許中國人依律爲僧。其法戒甚嚴。不應至顧長康時已極於此。曰。余觀惠深與經律法師輩議立制。便謂不遵禁典。無賴姦人。囊橐其間。本非求淨土泥洹也。當太武西伐。蓋吳長安沙門飲以官酒。發其窟室。命有司按寺誅之。閱其財產。大得釀具。然考之太武與顧長康。其久近可以

知也。彼授僧律者沈酣若此。則聚飲而歌舞。亦當時常有也。

書醉道士圖

范蜀公謂此本醉僧圖。閻令加冠巾。黃注道謂顧凱之醉僧圖。或疑其說。謂蜀公得其傳記。注道以世所傳便謂然。今考於畫記等諸書。長康惟有西園圖。世猶有傳摹得者。與此異甚。劉鍊則謂閻令別作醉道士圖。而醉僧圖亦自見於世。嘗考之二說皆非也。然衣服冠櫛尊器。皆是晉隋所尚。疑亦當時人所爲。自是極致。至於放浪沈湎。遁於眞逸。似是竹林逸人。亦嘗求如禮法不能約束。而全於縱蕩者邪。此非眞到醉鄉。得酒中三昧。亦不應如此。其論筆力簡古。得形神全者。皆知畫糟粕爾。不可謂眞知趣者也。

送窮圖

畫者陳惟岳作送窮圖。當唐僖宗咸平二年七月。惟岳於畫書不載。然妙於形似。狀簡古。至有餘意。盡藏筆墨內。使人以意測者。遁（一作躁）求得之無窮恡。（一作盡）信非庸工俚師所能造也。其畫窮女。形露洩委。作跲趺態。束芻人立曳薪舡行。繩引靿鞄。飄繫棕簍。裹以縴（一作牽）繞。薦之饌醊。（一作醊）周偏室居。開門送之。又爲富女作嫈嫫。象裁槐爲衣。鏤木爲質。載之艦艦。飾以纓絡。主人當戶。反導卻行。引階升堂。拜獻惟謹。乃知事在唐爲盛禮。至以圖象見之。客謂韓文公作送窮而不知迎富。疑當貞元長慶間。此有未備者。曰文公特有激爾。不考其所出也。豈不聞女有功德天。能與種種金銀琉璃玻瓈。眞珠珊瑚。琥珀瑪瑙。象馬車乘。所至富豐。人竟得之。又不聞女有黑闇天。能使人貧。所有財寶。一時衰耗。然與功德並處。送去黑闇。則持

利刀欲斷其命。至遇功德。則散華餞香。撣撥而進。此豈送窮迎富者邪。彼曰若怨功德天者。卽當恭敬黑闇。或人懼貧願富。兩不得求。顚沛以出。復有貧人。乃在貧富幷求住家。冀得幸彼獲此除。卒無一日留資。則苦樂相乘。無有已時。曾不如屏去卷圖謝客。愛欲不留。無所送迎。得本分處。不作是念。有窮富相邪。

書吳懷龍上

祕閣吳懷龍。定爲神品。考之畫錄。則懷第在能品。而傳古過之一等。崇寧二年。太淸樓見懷龍水圖。與世所見龍異甚。猪首驢形。肉鱗毘纍垂髮下靑。其長數尺。角勢彎曲有歧。其上拏空據虛。搏雲而起。頭有物如博山形。是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此畫有之。宜評畫者不得知也。明年冬。上遣使就閣取入。幷閻立本二十八宿。除徐熙海棠黃居寀花竹留禁中。餘畫還之。同舍郎王寀先是摸寫戊圖。屬余書其事以記。

御府吳淮龍祕閣評定因書

謝赫閱祕閣所藏畫。獨愛曹不興畫龍。以謂龍首若見眞龍。然不興遺墨不傳久矣。不知赫於此畫。何以論其眞邪。雖然。觀物者莫先窮理。理有在者。可盡察。不必求於形似之間也。龍神畜也。不可測度。非以其威靈震露。憺懾羣類者。有以聳動觀聽。其如天矯蟠屈。勢疾風雨。猋眩轉晃曜。移人目。識其得於神解者也。霸史韓熙載嘗有持畫求售。爲鄰人所得。翌日鬻於釜中。水勢浪涌。雲蒸沸鬱。有二物若龍（一作獺）狀穿屋而出。驗之則吳淮所畫龍也。今畫錄目爲吳懷。而前祕閣所上帳目誤矣。今御府所出乃作吳懷。相傳

失也。當爲吳淮。蓋畫錄承誤。并與其名改。宜以熙載所記爲證。

書李端慤收唐畫乞巧圖

此圖衆傳爲唐畫。初無可考信。惟以衣服冠冕非國朝舊制。以是知之。書其後者或謂吳道子周昉所爲。余不能考也。然知其爲善本者。筆省意足。面容別出。雖旁邪鄉背。睨顧嚬說。態各有異。而對語離立。招應指令。皆有意若相領者。此畫者所難也。李侯亦不言其爲何人畫。初不考其歲月。第以其先世所喜。因善蓄藏。客或謂爲吳生。爲周氏。余不能信也。李侯世謂隴西大門。而累致位公卿。其豪聲貴勢。足以號召。使人隨之。雖畜敝帚而見謂千金。人且信之。況世又未必能知畫而善別之也。其論乃出於此。其與世俗論畫依評錄而強配以名者異也。

書官本乞巧圖

余既爲李氏書乞巧圖。明年閱祕閣書畫。得丁晉公沒入乞巧圖四幅。書曰王藹製。藹有能名。世謂神品。閣下新定。止入能品。然畫甚有筆力。而爲人物狀深得圓成法。與今世之畫者異矣。其逐進而品於張吳顧陸非也。圖所見大致與李氏所收相類。多有散香粉舖地及散花空中者。又其上畫天漢白氣光輝。又有五色雲。其下望拜如行宮儀。此其異者。後檢周處記。乃知其畫不妄作。處謂守者咸悾私願。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有光耀五色。然則其說皆出處之記也。夫畫工以技藝取售。求說世俗。以期易入。惟恐其異不見要於世也。今乃能以書爲證。不與世俗合。則非庸人竄名丹墨者。儒館舊學陋矣。未嘗考知此畫

有据爲之。方且訾詆譏其失。可不爲藹之徒嗢噱而易哉。

書程文簡公所收鶴圖

程氏世收古鶴圖。文簡嘗喜其神俊迅發。謂毛色有異處。乃書其上。紹聖二年。其孫章嘗出示余。因考其說。鶴本名鶴。其類有角鶴、崖鶴、木鶴、土鶴。其色之別。則有駁胸素練、青毛黑背、赤唐白唐。一變爲鵸鵌。再變爲鶬。帶黑帶黃帶白。各以其年得之。然未有淺白其毛而環端以朱。若桃花開時。或疑爲異鳥也。因質前說。得隋李謇石門山獲巨鶴。臆腹之毛純白。而桃花色橫理間之。翅以淺白。其周緣以朱色。狀如烏腦。爪觜本白。末紫脛黃如金色。豈此圖得於是邪。

書牧羊圖

牧羊圖本曾魯公子紆以皇沒入秘閣。畫羊皆異獸狀。如墳墓間蹲羊伏獸。牧者羽服道士。初未有賞者。以是不入校錄。明年少監羅畸始令工者就裝軸列畫錄中。司舍方會畀工圖之。既成。三月有詔取入留禁中。或疑其名。余曰。此金華牧羊兒也。昔初平牧羊。道士見之。將入石室四十餘年。其兄索得。問羊何在。曰山東。兄往視之。但見白石平。乃往言咄咄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衆曰然。請余書之。

書劉唐允拂林圖

拂林圖。其傳自唐有之。因安息使朝貢。俾畫其像留。有與王會圖異者。拂林在唐不至中國。則其事不可考也。今畫圖衣服制如突厥。宮殿柱皆水精。旌旗如漢制度。其人類中國。悉白衣戴白氈巾。設氈毹氍毹

罽帳之屬。婦人皆衣胡紱紺紋雜錦。戴金花步搖。綴以木難青珠。樂有琵琶箜篌觱篥。吹舞垂長袖曳地其技有領上爲炎熾。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隨。開口則旛旄亂出。此其爲世所傳。其事或可信也。考之杜環經行紀。拂林在苫國西。隔山數千里。一名犁軒。其人顏色白。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善織絡琉璃。妙者天下莫比。在漢晉嘗至中國。前史或名拂木林。亦名拂菻。外國圖以爲其人長一丈至丈六尺。此其異也。常聞何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力甚反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豈安息使人得之何國圖而能遂傳至中夏邪。

書常山甫畫像後

常山甫世謂神仙。唐人稱其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亦莫得而考也。其後死長慶中。江西觀察司王仲舒謂山甫老病而死。無少異於人者。後人猶圖像以傳。則人之惑於神仙甚哉。初山甫以石硫黃濟人嗜欲。人多暴死。利其快速。不顧後有害也。神農藥錄謂有毒。而扁鵲方書獨謂無毒。仙經以爲可以長生。此疑世人蔽於方家所說。至其暴死。猶以爲服之未至也。李虛中可戒矣。今世之尚尤甚昔時。其可易曉也。考之書傳。石硫黃本出說般南界火山。山旁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爲藥。謂石硫黃。今方書皆謂出東海火山。陶貞白謂出箕山。又謂出扶南林邑。如雞子出殼。名崐崙黃。今人所用。不求於古。其色理氣臭。異於說般所出者。而人競食之。不考於書。然則後世以藥死者。宜其尤衆也。說般一本作說舡

勘書圖

此畫舊傳顧虎頭。而畫錄不具。世有疑者。或曰。凡物以名求者。常蔽於實。觀畫者如口察味。甘酸辛苦。自以實得。此事一作可異而惑邪。虎頭筆墨。今人不復見。雖有其錄。可求者亦莫察其眞僞。特以其後世不可及。故貴之。而畫錄乃出自後人采綴。又未必能盡當時所見。世人何必信耳而不信目。以自蔽哉。然畫手簡古。筆力圓成。宓隆色理旁直。向背形生意隱顯。至與塑工爭勝。不似筆墨中來。至於神明頓發。意態隨出。顧非畫入三昧。不能造此地。縱非虎頭。當亦是其流品爾。跋畫者作義寧二年十一月洛州太守贊皇公文房。今以隋唐書參校。則此年五月。唐受命改元。四年然後舉東都。始改豫爲洛。與此皆異。以大業雜記。河洛記。武德起居錄考之。洛州其初石季龍分州七郡。建於河南之河東。義寧元年。以弘農爲洛州。竇軌爲其守。進封贊皇公。則此當時爲竇軌書也。唐武德改爲是年六月。則洛州不應尙用隋號。今考劉仁軌書。其年十月二日猶作義寧。則當時隋之臣子。亦有以此自列者。江淮間書記至稱大業十五年。則此與用漢代臘以自見何異。故箕子於武王亦稱祀一作記者。商禮也。然義寧雖隋恭帝所建。而義旗之所假立。雖稱爲唐。當時如此者衆矣。

擊壤圖

觀漢文景時。老者嬉戲於市。如兒童。便知陶唐之民。擊壤而歌。不知帝力可以見也。畫雖出於唐中世。然在一時爲名手。意釋心放。皞皞如也。眞得堯風者邪。老人衆列依衢道。執土缶而歌之。則非本出也。昔堯以糜鞠置缶而古傳曰土無缶曰壤。凡言地則以平斷之。豈當有缶而名壤哉。嵇康曰。壤父年五十而擊立。雖稱爲唐。當時如此者衆矣。

擊壤圖

觀漢文景時。老者嬉戲於市如兒童。便知陶唐之民。擊壤而歌。不知帝力可以見也。畫雖出於唐中世。然在一時爲名手。意釋心放。皞皞如也。眞得堯風者邪。老人衆列依衢道。執土缶而歌之。則非本出也。昔堯以糜鞠置缶而古傳曰土無缶曰壤。凡言地則以平斷之。豈當有缶而名壤哉。嵇康曰。壤父年五十而擊

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飲耕食。帝何德於我。逸士傳記堯時有壤父擊於康衢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是堯嘗至康衢而遇之乎。藝經謂擊壤古戲。此自當不論樂節。蓋人得爲之。與於頌聲。以見治平。則畫者宜知也。壤之制以木。前廣後銳。長尺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僮少爲戲。畫出一時。不知考於古典。雖然。禮亡久矣。學士大夫猶習其名而不曉其制。可責畫工繪師而求不失古制邪。

書沒骨花圖

沈存中言。徐熙之子崇嗣粗造新意。畫花不墨卷。直疊色漬染。當時號沒骨花。以傾黃居寀父子。余嘗見駙馬都尉王詵所收徐崇嗣沒骨花圖。其花則草芍藥也。自其破萼散葉。蓓蕾露蘂。以至離披格側。皆寫其花始終盛衰如此。其他見崇嗣畫花不一。皆不名沒骨花也。唐鄭處著胡本草。記芍藥一名沒骨花。今王晉卿所收獨名沒骨花。然則存中所論。豈因此圖而得之邪。

書滕王蛺蝶圖

李祥家收蛺蝶圖。書王建詩其上。畫本爛熳無完處。粉殘墨脫。僅可識者。此殆唐人臨摹。非眞滕王畫也。歐陽文忠公嘗謂非建詩。亦不知滕王元嬰爲善於畫。唐史稱元嬰善畫。故云。今考於書。湛然亦嘗封滕王。善花鳥蜂蝶。貞元四年。嘗任殿監。曾以畫進。其說蜂蝶飛去。亦增異矣。建正當時人。其言官中事亦當時所傳也。湛然蝶有大海眼、小海眼、江夏班、村里來、榮花子等。甚異。今此圖可以區處得之。將亦當時傳

摹尤得其眞者邪。

爲陳伯玉書別本地獄變後

以妙藥王拔出雪山毒草。此自性中一事。何必論於上下趣邪。若以十二因緣能壞故業。便知是更無此報。但初根者觀一地獄。乃至一百三十六所。見果受報。一一地獄有種種苦。若觀地獄已。復觀人天所有諸苦。如是衆苦。皆從煩惱業因緣生。世人知地獄苦趣。而不知人天見五相時。猶有大苦。是則見梵天樂者。不知身光有盡。是得手足相而忘頭目者也。伯玉能拔出煩惱障。超輪迴地。知空中無相。不留鳥跡。不應觀此而滯念。將得內因者不忘外異哉。且問諸聖說。時立知見。不要須會。取說權教意。莫著本見。

織女圖

此圖與他本小異。然用筆圓成。得簡要趣。非度遠摹近。校丹墨者能之也。前此書者或疑爲浮查事。今考其意。殆見意矣。夫以電帔雲冠類道者服。乘雲而上。其下瞻望拱手。敍意勤至。更無浮查銀河。此豈嚴莊所知者邪。因書其後曰。桂陽圖不著其說。乃告陳伯玉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它日謂其弟子曰。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嚮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吾去後三年當還。此圖正記是爾。它日有疑余說者。當以此告之。

書徐熙牡丹圖

世之評畫者曰。妙於生意。能不失眞如此矣。是能盡其技。嘗問如何是當處生意。曰。殆謂自然。其問自然。

則曰不能異眞者斯得之矣且觀天地生物特一氣運化爾其功用妙移與物有宜莫知爲之者故能成於自然今畫者信妙矣方且暈形布色求物比之似而効之序以成者皆人力之後先也豈能以合於自然者哉徐熙作花則與常工異矣其謂可亂本失眞者非也若葉有鄉背花有低昂氤氳相成發爲餘運而花光艷逸曄曄灼灼使人目識眩耀以此僅若生意可也趙昌畫花妙於設色比熙畫更無生理殆若女工綉屏障者

廣川畫跋卷之四

舞馬圖

舞馬圖唐人所作也其爲馬異於今者衆矣或角或距朱尾白鬣蓋所用於舞者其馬果有異邪唐記千秋節令馬舞於勤政樓下故張說有聖代昇平樂千秋萬歲樂等曲當時歌曰試聽紫騮歌白府如何驟驥舞華陽上既幸蜀馬散入閭田承嗣內之廐下它日樂作軍中馬舞櫪上以爲不祥殺之然唐之爲戲尚矣余聞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宋膺異物志大宛馬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宋大明五年吐谷渾拾寅獻舞馬故謝莊謂肆夏已升采薥（音芟）既薦始裴回而龍俛終沃若而鸞盼則馬舞應樂自古有之豈獨唐世之所爲哉畫者特以記其所見爾

別書韋偃畫驢

韋偃戲作驢羣圖法善寺諸盧惡之豈以配馬而爲之邪觀杜子美詩則松石人馬皆其所能故以畫名於今偃之餘畫殆絕矣惟以此名世然遠岸長阪叢林灌木筆力有餘而景象不窮知偃之能也觀其草柔氣調放牧時出煙雨漲空縈流細帶遨嬉以適奔踶自逸齧草者並驅赴流者爭趨立者睢盱臥者于愉嗅地若無營笑天若無拘鳴聲之宏亦若有聽者而自居彼藏彥者將逐其後而求之謂夫聰敏寬詳高旨遠暢以爲歷無定主者將五百歲而仙邪豈願帶胄而爲衞運糧而成功備法駕於後宮求厚眷於

耀靈殿中者乎將自號以山公強令僕（一作雖令僕因）之有不受也豈求於宮亭侯之爵而樂桐廬之封哉雖世充之大建德之小且無往而非適也求偃之畫者當得於此意然後示之

杜子美騎驢圖

杜子美放於酒者也順性所安不束禮法毗睨天地間盱衡而傲王侯彼既逃於天絆矣豈人得而羈絡之者邪當乘驢歷市望旗亭逐麴車餔糟食醨欹傾頓委其子捉轡持之吾意其當在長安而旅食時也不然蹲踏權門無所傾倒將尋諸孫而食乎或者借乎東家方自力而朝天邪至若掉轡放策踢蹬解轡宜乎偃蹇扑覆青脊（一作眷）目視矇瞳口刼呿吟垂涎下液痠澌凜凜猶且想於跨銀鞍而傍險將以託死生於空闊哉乘既不知果騎射而可倚而能不忘少壯時邪則其淪落於瞿唐之石而不戒死生驚懼不入其胸中者邪吾以自知其然也

書王仲千收南唐猩猩圖

酈善長說猩猩形如猿人而身有黃毛姿顏端正善學人語今考於圖信猿形矣而毛色黝黝則與此說異然猿亦有色黃黎者恐猩猩其類亦二色圖與說各據其一不足疑也昔阮研使清谿見邑人說猩猩好酒及履獵人置酒山谷常行路百數爲羣知人設張取之乃呼其父祖名而詈曰奴欲殺我舍爾去也復還試飲不覺大醉無一得脫禽者將烹之索其肥者乃自推擇泣而相遣此則嶺蜀人用之以爲餌非有貴於朱厲也後人論猩猩者其說皆出王綱此事天下既信其說久矣余未親見而察之姑紀其說

書玄奘取經圖

佛以常樂清淨爲本空。其在四等果位。十地因名。同入妙明。自絕義路。若由初地攝心。過差別見。則爲世法。王發大音聲。作大因緣。開衆生一切疑誤。立言垂教。爲標目指使。人得津梁。豈廢人天所由道邪。若作是見。便以言句求者。終不得本來性法。是執指而不釋者也。故諸聖歸滅由蹤。惟恐留轍迹於世。不得解者。故曰聖人無迹故無轍。則求性空者。雖無佛可也。衆生根地不同。故立經法之教。自梵經入中國五百年而教始備。然譯釋或失法意。夷夏異音。不得正處。故玄奘自五天竺得經六百五十七。西京翻經院嘗寫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經。此圖豈傳是邪。玄奘陳氏。假師人。嘗至雲嵓方取經西域。庭柏西指。凡十七年。一日柏枝復東指。其徒知師歸。當時謂負經東來。常有雲若華蓋狀。所至四人廢業。此畫皆不及之。將不得盡傳邪。昔神瑞中僧法顯嘗至天竺。其後惠生繼之。得經七十部。而朱士行又自于闐得般若九十章。經既備矣。然今般若經分八會。其四則奘所譯也。豈前世所得而遂不傳於唐。奘等別得旨意而傳之邪。

書張季鷹還吳江圖

吳江秋老。霜乾木脫。水葵岸菰。縈絲帶水。其時舉網出鱸。黑文白鱗。宜騷人行子。去國千里。起江湖浩渺之思。後世知江東步兵者。求之於此則是也。今圖季鷹櫂扁舟下網取魚。酌酒楓林下。蓑雨蘋風。白鷗出沒。有以明防前以智慮後。以意得其趣者。不待論晉室之故。知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者。非其本志也。

書二祖調心圖

師子尊者得佛心印三十四年入游戲三昧與一世爲俳諧而不求道相獻笑者也故入酒家肆與過屠者門也其在梵宮法苑果有異哉世不知者謂其混跡韜光與世爲街談斷役將以信其果也豈知道之所假不立知見孰爲麤言細語妙行穢迹謂有異見相邪書傳阿育出時有僧問爲樗蒲聲僕知那尊者行處夜入酒家果爲非道者哉

書常彥輔祆神像

元祐八年七月常君彥輔就開寶寺之文殊院遇寒熱疾大懼不良及夜禱于祆神祠明日良愈乃祀干庭又圖像歸事之屬某書且使世知神之休也祆祠世所以奉胡神也其相希異即經所謂摩醯首羅有大神威普救一切苦能攝伏四方以衞佛法當隋之初其法始至中夏立祠頒政坊常有羣胡奉事聚火祝詛奇幻變怪至有出腹決腸吞火蹈刃故下俚庸人就以詛誓取爲信重唐祠令有灌寶府官主司又有胡祝以贊於禮事其制甚重在當時爲顯祠今君以禱獲應既應則祠既祠則又使文傳其禮至矣與得悉唐國順大嶽賓同號胡神者則有別也（河南立德坊及南市西坊有胡祆神廟每年商胡祈福夷士女烹宰鼓樂酬之神後募一胡人爲祆主取一刀刺腹刀出背亂攪腹肚流血食頃噴水祝之平復如初涼州祆主以利刃從額釘之直至腋下卽出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卻至舊祆所乃爲拔釘一无所損段成式曰俱德迦國鳥浒河中雜派中有火祆相傳神本波斯國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祠內无像於大屋置立大小爐舍橋鄉西又東祠有銅馬國人言自天下大食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火燒其兵遂止）

書蔡君安展子虔馬

展子虔作立馬而有走勢其爲臥馬則有騰驤起躍勢若不可掩覆也不知觀者曾求得於此乎世言伯

樂善相馬弟子九方皐得其妙解謂可語眞馬馬之眞者將以有而爲之其趣僞矣則其謂牡而黃者是求人見而有知者也不可謂已盡伯樂術矣立說者於此亦有分也豈可不求其趣復謂方皐到伯樂地哉能知此者曹將軍將軍去展子虔其間亦自是一地矣長安薛翁相馬得一種妙明其取駿馬而入市去來人不見也此豈若滅若沒若亡其一而見者不及視邪且謂馬至於此可復有牝牡驪黃辨哉則凡立於前而論者百體具者果駑駘者也

書蒲永昇畫水後

畫水欲得平漫若如擘絮斷綿便是風卷皺文又欲迅快不知放蕩瀉下流往往翻成沸湯要之自緩急不若是也古人論水謂下筆多狂文者不知水脈者也若無片浪高低便不成水是坎水匯瀦而停者爾今之畫工能無此患哉程德孺出蒲永昇畫水幷東坡所評請證余說然此公所許無得而議者試舉爲活水處尋其經流迴遡而求其脈絡相尋而縈系而下者子有見於此乎

書李營丘山水圖

謝赫言畫者寫眞最難而顧凱之則以爲都在點睛處故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爾世人論畫都失古人意不知山水草木蟲魚鳥獸都非其眞者邪苟失形似便是畫虎而狗者可謂得其眞哉營丘李咸熙士流清放者也故於畫妙入三昧至於無蹊轍可求亦不知下筆處故能無蓬塊氣其絕人處不在得眞形山水木石煙霞嵐霧間其天機之動陽開陰闔迅發警絕世不得而知也故曰氣生於筆遺於像夫爲

畫而至相忘畫者。是其形之適哉。非得於妙解者未有此者也。右二則他本失

閻立本渭橋圖

渭橋圖。漢受呼韓邪朝正月於渭上者也。紹聖三年。印仲恭出其圖。且訝其畫長闊遠近。或不可料。至芙蓉李杏。雜見一時。人馬屋木。全失形似。大不與今世畫工所見相類。此其理何哉。余曰。世之論畫。謂其形似也。若謂形似。長說假畫。非有得於眞象者也。若謂得其神明。造其縣解。自當脫去轍迹。豈媲紅配綠。求衆後摹寫眷界而爲之邪。畫至於此。是解衣槃礴。不能偃僊而逮於庭矣。恐世人未能以此求其下筆時也。立本世以畫顯。當在荆州時。得張僧繇畫。初猶未解。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十日不能去。寢臥其下。對之。夫畫至於去轍迹者。其難信如此。後人畫未能辨筆畫。而學不知形象。所主見解。又非得若立本極其功用。至於論畫。一望而縣斷是非。得失者妄也。但恐世之所論。非眞得詣絕而不留者。當是平平者耳。若在四五間者。猶可淺意求之。其遇於什一者。果可辨其眞僞哉。若謂出於一二而得非數者。恐非立本不能言也。

書阿房宮圖

宣徽南院使馮當世得阿房宮圖。見謂絕藝。紹聖三年。其子翊官河朔。攜以示余。考之。此殆唐世善工所傳。不知其經意致思。還自有所出哉。將發於心匠者。能自到前人規矩地邪。然結搆密緻。善於位置。屋木石甃。皆有尺度可求。無毫髮遺恨處。信全於技者也。按始皇帝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豐鎬之間。帝

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四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太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三秦記。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帷帳鐘鼓不移而具。天下以其作宮阿房。然阿房今焚語有之。蓋當周末人言也。故名如此。逮二世時。詔謂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未就。於是復作阿房。夫秦以再世事此宮。極天下之力成之。其制作恢崇瞿焦。宜後世之侈靡未有及之者。此圖雖極工力。終不能備寫其制。至於園遶驪山。架谷陵虛。上下相連。重屋數十相爲掩覆。與史所書異矣。此疑其爲後宮游幸者也。杜牧賦阿房。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鉤心鬬角。釘頭鱗鱗。瓦縫參差。與此圖相合。彷彿可以見也。豈牧得見圖像而賦之耶。

書李成畫營丘圖

望之舊國都者。暢然增重。彼知求其本心者。能得其未嘗離者乎。見之眞城社者。悲心更微。彼知失其本心者。能及（一作反）其未嘗喪者乎。二者其於得失有辨矣。而迷妄相朦。不知解時。求心之本原已失當處。而不知求復其初。今人知重暢然者失於眞見。微悲心者得於疑見。時其有此累邪。李成熙作營丘山水圖。寫像賦景。得其全勝。溪山縈帶。林屋映蔽。煙雲出沒。求其圖者。可以知其處也。余去國十年矣。官繫乎朝不得歸。每升高東顧。想在家山而神馳意到。自有見聞資想。既悟而悲悼隨之。及觀正夫所示圖。直得鄉路矣。反若不敢識者。亦似失其悲心者矣。咸熙畫手似絕。今世共知之。至營丘之寓於畫者。余獨知之。它

目恐不能盡識也。敢問主者。長河千里應無斷處。願借竹葉浮之上游。當泛而下。無所疑阻。吾從此去矣。

書戴嵩畫牛

戴嵩畫牛。得其性於盡處。畫錄至謂牛與牧童。貼一作點。後同。晴圓明對照。見形容著目中。至飲流赴水。則浮景見牛脣鼻相連。余見嵩畫至多。求其如畫錄所說無有也。且牛與童子之形。其大小可知矣。眸子貼墨。不過僅如脫穀。彼安能更復作人牛形邪。嵩畫牛不過妙於形似。非有它異。至於鼻上故作潤澤。它畫者思之不得其術。相趨之竟不能效。然又不可便按此爲嵩絕藝。嵩非工人。本士子。仕爲浙西推官。韓滉從之受其法。

書賀監歸越圖

歸越圖。唐王松所記。天寶二年。知章以老求入道歸鄉里。詔許之。皇太子諸王就辭於第。以拜羣臣賦詩。上製序。所司供帳。百職餞宴祖西都門外。觀者錯聚。爲一時異事。此圖彷彿見之。知章一代異人。天機卓絕。不入名法轍迹。而放意縱適。超詣縣解。無通一作道。心蓬塊。至於風情所寄。託於言旨。則妙絕玄奧。浩浩乎放乎南溟。不知其津涯所際也。當時所見者。知晚年尤縱誕。無復覩檢。極飲狂肆。豈知道假顛頡者。亦自有本來制度哉。元和己亥。知章已百餘年矣。往來會稽武夷吳興山水間。以藥爲市。人賴以濟。祖貴常於天台授其斷穀丹經。其論有理。非常時道家流所及說也。貫得其術九十六年。而言知章猶在世間。然則誠得仙矣。世俗豈能識之。夫天之君子。則處世者或以爲非。惟超出世俗者然後爲能獨至于天而自

畸於人。鄉使世習之理小。每行之則拘於一世矣。豈能超出一世而自極所至哉。論知章者。何其每下而不得也。史謂年八十六。自號四明狂客。至鏡湖踰年以卒。故唐有詔贈兵部尚書制存。若是則順世委化。嘗從世俗以終矣。其摶化而仙。當時不能深知也。

書曹將軍照夜白圖

論天下之馬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彼得其百體者。若搏執絆羈不可離者也。且將以形容骨相而求畫。吾知天下無馬矣。況若得若喪其一。而見之恍忽難窮哉。觀者不能進智於此也。謂畫者能之。將託之神遇而得其妙解者邪。曹霸得此。誠相馬也。放乎技矣。彼以無託於外者。或未始見有也。其守以形似而得其骨相者。果眞馬乎。照夜白。玉花驄。此良馬也。可以形容毛骨求也。於良馬而論形似者。其神遁矣。其得於蘭筋初戍。肉翅已就。此千里馬也。神駒天馬有常形。其異者角相翅力。赭流吻下。血出膺中。霸皆不及也。是眞有意於馬乎。夫能忘心於馬。無見馬之累。形盡倏忽若滅若沒。成象已具。寓之胸中。將逐逐而出。不知所制。則騰驤而上。景入縑帛。初不自覺而馬或見前者。眞馬也。若放乎象者。豈復有馬哉。

邊鸞書華

邊鸞作牡丹圖。而其下爲八畜小大六七相戲狀。妙於得意。世推鸞絕筆于此矣。然花色紅深。若浥露疏風。光色豔發。披哆（一作多）而潔色（一作燥）。不失潤澤凝之則（一作凝結無則字）信設色有異也。沈存中言。有辨日中花者。若威甡倒下。而貓目睛中有竪線。世且信之。此特見段成式說爾。目睛竪線。點畫殆難見矣。然花色妥

委便絕生意畫者不宜爲此也鸞名最顯而於貓睛中不能爲竪線想餘工決不能然

雄雞斷尾圖

王子朝有寵伯盭將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說者謂假以自見實惡其爲人犧者圖取狀類謂眞有是或詆其說乃謂圖者又假以見意則所假以爲說者實矣余聞麝被逐則自抉其臍猩猩被執則嚙其膚蚳蛦取膽者或不死見人則示其創處翠碧人罔得之不急取則斷其羽毛凡物憚其爲世用者其慮皆知出此然不若雄雞先患而預圖之故能免其身累則得其適郊而見斷尾亦何異哉後世求犧者不爲全羽故雞不自知其全矣則世不復見雞斷尾者無怪疑此也大業中作羽儀毛氅盡矣烏程人入山採捕鶴巢大木欲取之不能上因操斧伐樹鶴恐殺其子乃銜拔其毛放下得者合用乃不伐樹此與漚舞不下者可以累求也

吳王斫膾圖

吳地東南（一作南北）據江其東臨海世號澤國水鄉重魚弃肉其俗然也吳人言曰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畜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其祝上得萬束下得千斛乃在一魚今畫者之意不涉江湖取於殿庭其知得魚尙矣汲水引緡連之得鰡（一作鰤後同）魚歸（一作滿後同）前饕人膾之獻於王羣臣列官以次受食謂吳王斫膾圖昔介象吳王其於國也與王共論鯔魚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歸之幷求釣象起餌須臾得鯔魚乃使廚人饌膾均及從臣卽此圖是也博物志言吳王嘗弃餘膾江中至今吳江有魚如斷膾者其名爲

膾餘則吳王斫膾其傳久矣

秦王進餅圖

王商作進餅圖世疑其說余考之吳均集昔義熙中劉裕取長安得姚泓時故太官丞程季公曰今者之食何者爲先季曰仲秋御景（一作錦）離蟬欲靜變變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惟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瓣河東長谷之恣隴西舐（一作蚳）背之犢枹罕赤隨之羊張掖北門之菽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蔕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割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悶（一作閟）亦見色而心迷則進餅之善於此稱矣其曰秦王者姚興也興二世竊有關中國號大秦宜其況之以此

書胡瓌番馬圖

今騣鬣刷尾具百體而陳丹青不可謂非馬也齩草飲水相嚙而分踶本有眞性畫者或不盡於此則得其似馬者耳此與塗駒銅驥果有異邪冀北多馬自昔幽幷皆其土幽幷地北數十里截入胡中而全燕盡爲虜地則馬良而健決其氣然也今畫者知番馬與中國本異而不得其說唯胡瓌可以馬校之瓌爲番馬小作駾鶻大作駿騶胡瓌此馬形似不差其羣類而色別與逐驚風而捕日腳皆得盡其性近世張戡作番馬蓋以中國之馬犁鼻裂耳爲之是戡特見今幽州境上馬如此不知本中國之良似於虜者隨其形爾非眞番馬也

廣川畫跋卷之五

素法師行化圖

佛法以乞食爲身計。以廣施爲利益。以普救人爲方便。莊嚴麗飾。雖有爲功德。然與一切爲緣者。所以不廢也。素禪師事智者禪師。不事威儀。而能建立一切功用。世敬奉其教。故畫工得傳其像。以警發流俗。況畫出唐名手。此宜其傳也。師本賢氏。名法素。餘杭人。智禪師謂曰。汝過去生事修不妄語戒。今生發語人多信者。宜爲一切種作福田。所生之處。佛事興隆。施予山積。觀此則不待與螻蟻結緣矣。豈求其有廣長舌邪。

留瓜圖

祕閣收丁晉公籍入畫。有樓觀修曲。與廳事房序相接。類官府狀。廳之前楹。得栱上置瓜。不書其事。帳目但曰摘瓜圖。余視之。此古留瓜圖也。唐人嘗圖於刺史治事。以戒多取故也。昔蘇瓊爲清河守。趙隸送新瓜一雙。瓊受之。置于廳事梁上。人有貢新果者至門。知瓜猶在而去。竟以清德列爲尤異。昔人爲此圖者。將疾貪墨掊剝之政。以著世戒者邪。而後世至不知此事。欲使垂勸。不亦難乎。方晉公收畫時。不知爲何名取之。當時清德少貶。疑亦不知其所謂也。

書傳古龍後

傳古以畫龍名評者列於吳懷上世謂傳古嘗遇眞龍而畫盡得其形似故妙於生意唐貞元中青龍鬬死於徐州其長纔八尺尾半之尾端褊薄鱗尾如大魚頷長二丈其本赤膜曼之角長二尺無歧出腹下光白鉏鋙此龍也嘗見懷畫少類而傳古畫不甚近也將龍變化不測其形體固不一哉自豢龍廢官龍去人遠世遂不知矣然論者猶異說況畫者所爲也

清夜游西園圖

王逸少蘭亭世稱筆墨詣絕唐諸子翻搨其書至衆逮今蘭亭眞本不見傳於世者皆臨摹之遺也然世猶以此書至矣豈典刑未泯蹈規循矩可以移奪之故自有佳致哉觀鄭彥莊所得西園圖此殆善於摹搨爲工者不知其取自何年而粉丹皆盡惟卷墨僅可見筆墨奇古擺脫俗韻其在人物態度猶是當時風流氣習可以想見顧後世畫工筆力不能到也顧長康初以曹子建詩營此圖在梁朝入錄爲第一逮唐褚河南得之後入張惟素家至弘請（一作靖）進入其後崔潭縞出張周封得之又爲王庶人所藏涯亡此畫入民居郭承嘏以重金購得之而令狐楚復得以進唐末兵亂遂失所在非賴摹傳將遂泯滅無見也

二十八宿眞形圖

祕閣所藏五星二十八宿眞形圖唐閻立本畫五星獨有金火土二十八宿存者十三餘亡失疑守藏吏盜易於外常見隼文簡公家所收與此同蘇舜欽書其後比此完具知其爲搨本也道藏傳五曜圖金女形火爲童子形木爲帝王形土爲老人形而此畫金形若美女兩髽如羽翼乘飛鳳而翔洋土爲道人不

知何据。經說鼻形如剃。一作梯畢形如芝。參形如婦人。井如足跡。鬼如沸。一作佛胸柳如虵。張如罿罻。軫如人手。房如纓絡。心如大麥。尾如蝎。此畫皆異。惟牛形如牛頭。斗爲人形。虛如鳥。婁如馬。與經相合。不知經之所云如是矣。而畫者又異於經。果得言有据邪。立本以畫名世。後人顧莫及其妙。絕天下。不當詰其所畫是非。

竹林七賢圖

晉阮籍、嵇康、劉伶。一世異人。不可羈絆。山濤、王戎、從之竹林下。其志趣豈易量邪。阮籍之笑。與其哭於途。何意趣之不同也。覽者得之。

書王摩詰山水後

世言摩詰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粗意經圖。卽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所及。觀此圖便知古人之論爲得正。使後之評者不能加此。余見世以畫名者。無復生動氣象。不過聚石爲山。分畫寫水。又豈可以與論山光全在一作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者邪。

書李元本華木圖

樂天言畫無常工。以似爲工。畫之貴似。豈其形似之貴邪。要不期於所以似者貴也。今畫師卷墨設色。摹取形類。見其似者。踉蹡其處而喜矣。則色以紅白青紫華房萼蔕蘂葉以尖圓斜直。雖尋常者。猶不失曰此爲日精。此爲木芍藥。至於百華異英。皆按形得之。豈徒曰似之爲貴。則知無心於畫者。求於造化之先。

凡賦形出象發於生意得之自然待其見於胸中者若華若葉分布而出矣然後發之於外假之手而寄色焉未嘗求其似者而託意也元本學畫於徐熙而微覺用意求似者既遁天機不若熙之進乎技

書陳誠甫雙龍後

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陵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故謂之神後世畫者間爲怪險以要異名有矣烏識所謂被五色而遊者邪周之時龍去人未久當有知者後世畫者色理文章猶不能得安知神靈哉

李祥天馬圖後

始漢得駒渥洼號神馬後得馬大宛號天馬來西極今漢猶傳歌詩其言汗血則異非中國長見圖畫者得此爲若之圖也太白謂背爲虎文頭有綠髮此果有据邪大宛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往往得之而吐大一作火羅頗犂山厓穴中亦有神馬國人牧馬其側時得名駒皆汗血也方漢立貴人時蔡約歲獻馬二匹然大宛亦自重貴也隋西域記言大宛騧馬烏馬黃耳黃馬黑耳自與中國馬不異宋膺又謂馬有角長數寸魏興安中庫莫奚國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然則宋膺記不爲無所憑藉若以此求者則此圖亦未之考也

書介葛盧圖

道人牛戩修武人善作毛羽妙得物態其畫介葛盧來朝而知魯用三犧於一牛鄭子章得而有之謂戩

絕筆于此。可以貴也。夫以祀天用犧。其與犒軍勞師奚重。以禮用牛。其與屠膾而代豕羊。其禍孰衆哉。想其悲鳴哀怨。求申於人。不勝衆也。列子曰。東夷之國。數數解六畜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夫中方之國。得妙觀音。故人於聽則專。豈待偏智於東方之國哉。楊翁偉乘蹇馬而田。間馬鳴聲相應。知詈轅中之駒也。李南嘗乘赤馬。逢白馬南去。知白馬鳴者爲黃爲盲一作育者。其子在後也。二子皆中國人。其知馬如此。蓋聰聽者察於音聲而得之。豈待介葛盧論偏智哉。

書陳中玉收桃華源圖

燕仲穆平生畫。皆因所未見。架空鑿虛。隨意增損。或問之。則曰出人意者。便失自然。桃花源作洞穴。寫林壑宮觀。如見武陵山水。惟黃聞道人則世疑之。此蓋李衞公所謂黃尊師也。嘗見顧通翁求爲新亭監余要邀中百本。而荊浩畫松楢至數万本不近。然寓物寫形。非天機深到。取成於心者。不可論也。

書伯時縣霤山圖

伯時於畫。天得也。嘗以筆墨爲游戲。不立寸度。放情蕩意。遇物則畫。初不計其妍蚩得失。至其成功。則無毫髮遺恨。此殆進技於道而天機自張者邪。嘗作縣霤山圖。遂盡其山林勝勢。使人見圖如在其山中。不假他求也。嘗謂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昔許映妹玄構舍於此。而往來茅嶺之澗室者。將求終焉。其後聞伯時至龍舒不起。考其地蓋灊通潛山而衡岳之舊也。今觀此圖。疑伯時出入其間與郭氏爭勝。可想而求也。

書伯時馬圖

曹霸於馬誠進乎伎也。然不能無見馬之累。故馬見於前者。而謹具百體。此不能進於道者乎。夫寒風相口。史朝相頰。要厲相目。衝忌相鬣。許鄙相睨。投代褐相胸脅。管青相膹胁。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臣相後。皆天下之良工也。能各見一體而不得相通。足以稱世。而伯樂能兼之也。於馬無相曰。若滅若沒。若亡其一。此得馬於倏忽變滅間而不留也。相者誠知止矣。而神視者獨未嘗得全馬也。噫。豈非眞得馬者邪。伯時於馬。蓋得相於十百者。未必能得其無相者也。余將問曰。夫子於馬。果能得其亡馬者哉。若誠亡矣。不留相也。苟未能入於兩亡。自有正於心者求之。至於無所求而自得者。吾知眞馬出矣。

吳生畫護法神

諸佛於過去世。振大法音。作師子吼。其破聲扶暾。如天旋雷音。裂山發地。於是天龍鬼神。各司其方。咸出護持。以左右法。又嘗發大誓願。願以救末法。其考於經名。在諸神不可勝數也。吳生作護法神。止存一象。以經考者。知其非護佛而持法者也。特護經而來爾。故不爲衆相。而特以焉纏爲相者也。當元徽間。法獻自西方來。得諸佛說法傳之震方。有神伽藍毗□羅護持佛牙。與其說偕東至宋。而求及國獻。卽圖其形留之。後入莊敬寺。則吳子於畫蓋稽於經矣。非如後世繪工塑師。於僧坊下冠冕相者。豈止無所据邪。

李愼徽秋雨圖

余嘗逮聞范蜀公言。仁宗皇帝御極四十二年。總覽機衡。垂意民隱。弃咎除慝。納之太和。當時號登極治。

覩闔闢陰陽圖回万徵與神合契不謀自戍然左右弼輔日進苦語危切上衷拯敝救失嘗若一日不勝舉者此其君臣憂勞天下饗於逸樂逮今□功德洽養而不替也當嘉祐二年仲秋苦雨聖念憂勤德作一濮州守臣李愼徵爲圖以進立禾生蛾垂禾出芒黍稷腐黑木實腫腔上掩圖嘆曰陰陽失理以至是邪又語近臣曰此禾頭生耳矣何以拯之當時相傳杜甫詩言禾頭生耳恐一時所傳有誤今按吳興錄則謂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舟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聖學淹流稗說瑣語無不盡者此宜世有以記而史官不能傳甚可惜也愼徵圖今留祕閣崇寧三年黃符摹其本屬余書其後因考其言繫之

武宗元畫天王圖

尙書郎武宗元重修如幻得丹青等持入法海妙慧嘗爲持國天王昔申國公於洛師得之傳其子崇寧五年其孫彥輔持以示余其放墨飾采更無軌轍可求此殆不與筆墨爭勝故能脗合圓融同於予心放乎畫矣故遇物布象卽此心見至於威嚴毅烈而發於慈心怒性者則若可以形相察之此豈媲黃配紫摹象前人以夸世俗者耶或曰天王持國其有異乎曰天有四方持國主司東方是頭賴吒以威神加哀摧滅魔怨得大總持故威寂威寂其相好如此頃見吳氏作四天王妙得法意其居西方毗婁勒叉其在南方毗婁博叉至於北方是名毗沙門蓋毗沙以多聞稱博叉以非好報顯勒叉以免難成故其形容各以妙用自見不知乎此而爲畫者妄人也此可以妄昧自見惟得於深識者能之此則他本失錄

書李定方繡佛後

李定方以何夷悟（新學文發新意）得難提迦（自書）修入波羅末陀（此云眞諦）號蘇勿多羅（善子）乃噉毒箭爲食（樂欲）而於無爭三昧。於是薩槃迦摩求因帝羅願（解脫）作路伽即他像（世尊）備惟位好（莊嚴）五色絢組（女工繡裁縫）作防那（寂定）回鄉纂刺既成。歷下李文叔耆沙（求勝）曰若以勝相者設蘇樓沙（妙色）吠摩質咀利（此云繡畫）何奚於商多（女居）室利（善女）求於鍼鋒之界邪。定方以是善願力。成諸和會。緣業成怖。無以解以末荼叉羅（中書名）問鞞瑟胘羅（士）曰願作直林慈氏組文觀相。恨無前事。余曰皇興繡佛釋迦文軀。軀闊三丈。以是書者可識也。自唐逮今。爲此既衆矣。何遽疑也。任道林曰天宮佛塔。繡佛幡經。此自晉魏已行。何爲于今獨不可爲之。齊永明四年八月庚申。陳夫人敬因樂林寺比丘釋寶。願造繡無量壽佛尊像。俾朝臣爲贊。縟文內炳。靈姿外溢。此非其前事邪。李士女爲鄭一造繡阿彌陀佛。權德輿曰。細針綴縷。叶用五采。青蓮白毫。光佛嘽伸。定方曰。余此乎取之。有成像矣。願書其語以謝。（淨土寺有後魏繡像。軀闊三丈。高下六十尺。文皇帝御畫釋迦像。皇興四年八月繡。）

書李太白畫像

秋水爲神。春冰爲質。神鋒太雋。逸氣震散。蓋玉在璞而流光。金藏礦而著美。凝脂點漆。豈非神仙中人。瑤枝瓊樹。自是風塵外物。此蓋造化之元精。合於渾淪而不得藏者。且將見有而示人。吾何足以名之。

書顏太師畫像後

魯公氣蓋一世。其養於中者。本以配義與道。故能塞乎天地之間而無歉也。觀其目爛爛如巖下電。氣飄飄然若凌雲而直上。節磔砢如萬丈松。而不可以斤斧尺墨度之。至於胸中落落稱奇處。有不可形見者。

其游人間。方且昂藏如軒上鶴。豈宜跼蹙效轅下駒邪。想見拒祿山。叱盧杞。不屈李希烈時。此其視一世。豈特以糞土哉。至於氣完神定而不少撓。雍容中節而和適自若。不待裂眦直髮而爭雄校勝。此豈燕子所謂神勇者邪。

王波利獻馬圖

祕閣帳有王波利獻馬圖。畫入能品異等。書曰。漢武帝王波利射於咸陽宮。箭透山岳。止定襄巨石上。畫色雖脫。而人馬山樹。猶不減生意。蓋妙於見形者也。崇寧四年七月。有詔取入監方會。令工者摹其本以傳。某按王波利本突厥降番。貞觀中給使外班。射獵馳逐以從。其射信絕藝矣。不宜畫者之夸而論之不抵也。昔師子國獻白鷹。帝命王波利於印山按之。褒國公段志玄奪放之。批波利頰口鼻皆血出。此圖蓋唐人所爲而曰武帝者誤也。

書冤對圖

此圖本出沿習交喧。求以驗罪實而發覆藏者也。鏡光空出。受形種種。若殺若盜。嫉欲欺誣。凡匿飾隱蔽能使人不窺者。於此得之。昔賈奕鼓刀。趙業負門。當司命過人時。巨鏡經丈虛縣空中。此但身中業對發爲光耀。畫者不知。謂眞設鏡者誤也。范宏父曰。使罪惡有記。則無所事察。如鏡光照處。果無遁形。則何用更逮未盡者下對驗獄邪。曰常二習相陳。故有鑑見照燭。如於日中不能藏形。則有惡反業鏡。披露宿業。非對驗時二習不見相於光中。治一不二。豈復有形象者哉。則火對者見於影事。故不能不因習以假矣。

若夫寶樹見天人景像。娑羅樹中其殿如鏡。見天人果報。扵垢鏡地見過見果。此豈有待而見哉。吾知二習不作於此矣。

關仝側作泰山圖爲王晉卿書

以匠石極巧。以賁育極力。或謂不能敗泰山之體。吾將假壽千歲。令之操規矩。舉繩墨。挺干將而求正則。韓子亦知終身不得矣。不可敗者體也。其不可正者勢也。今觀此畫。則且人敗之既正之矣。且謂彼何施見巧而至邪。吾嘗背泰山而西之。尊靈巖而東鄉。則雖與蹈其背脊。可以坐而察之。關仝於畫其有見於此。則亦何必舉墨索而游乎。而下求其反而正哉。世人不知天下有自然者。何往而不適。邪乃謂極盛於壽。盡力於巧。反泰山於筆下。是韓之說也。韓非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者以千歲之壽。操斲椎。視規矩。而正泰山。貢青帶干將而齊乃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泰山不正。民不能齊。

跋吳道玄地獄變爲晁無咎書

經言地獄三。曰形罪輕作人形。其重畜形。極苦無形。原半破處世之所傳雖毒苦加至。然皆經之謂形罪輕者也。至畜形則世固未嘗論說。所謂肉軒肉屏者。宜天下所未知也。吳生嘗畫西方變於淨土院壁。其傳錄中如此。又嘗禹之縑素。得傳逮今。然則自此畫行於世。其見而懼者幾何人哉。其視而不知改者。亦不可計也。唐人論謂畫地獄變。謂唯子高獄稍如經說。其苦具悉。國人問者。疑刑具亦必有意而傳者失也。釋氏入中國且千歲。此於世教有助。其智慧具足者。自能指教遺法。超出四等果位。至於鄙悖庸愎。猶知畏

縮。不敢肆其兇虐。其於屠膾魁炙。或得反而入道。則雖三世罪報。一日俱盡。得勇猛精進。此豈道之善貸。於物無棄者邪。或曰。嘗疑是道。每於衰世則信力愈重。其在盛時。不顯于衆。何哉。曰。世有大醫王操大藥術。作大利濟法。以期世用。其勤力而爭趍者。必呻吟痛苦而不得解也。彼堅力強肢。不陰疾苦。將過其門而不顧。此何可齊哉。彼如王仲宣陳元龍猶不知此。養病以待其發。其仰而呼天。是亦太晚計也。

跋韓幹馬後爲龍眠居士書

世傳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面方位。然後定形骨毛色。大抵以馬爲火畜。而南爲離方。其色青。驪騮駱如一作皆以支干相加。故得入妙。又以爲其畫得馬之神駿。故能如是云。夫移形索影。寫照寓神。自是奪物精鬼。苟造其微。得於玄解。則物有寓者。馬之疑於神者。其幾於是邪。夫以剡鳶而飛。爲像而行。削胡僧而能語。作偃師歌而應律。此其得於妙用者邪。將神用之而不知也。畫獨不可至是哉。方幹以畫名時。遽有玄冠朱衣者鬼使也。願賜匹馬。畫而焚之。數日有揖而謝者曰。蒙惠得免山水跋涉之苦。夫以一用之極通於神者。必物有託焉。則以畫參於鬼者。未足過異也。

跋李夫人圖爲宗子大年書

李仲庶出漢武帝祭李夫人圖。書曰。唐大中二年七月清溪道人製之。其畫雖殘缺不完。然甚有妙處。筆下直取意思。自是作手。清溪字畫書不載。又載少君事甚備。蓋以香召致精鬼。能使人彷彿見之。其術蓋曰。暗海有潛英之石。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眞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因致樓船巨力千人。齋不死

之藥。乃之暗海得石以歸。依圖刻像。置之幙中。如平生時。少君曰。此石毒。可遠望不可逼也。舂石爲藥。既飲則絕思夢矣。觀此則假石以託於精氣。使人迷於思夢者。非有魂魄可致也。後之書徐肇事。乃據放而爲之。不知少君之術。特能因人精思所移。假於物而自託耳。前有思其室於外者。見其婦從道途來。敍語如平時。相處時久。及歸則眞見其妻矣。而偕來者亡焉。豈思慮所感。因致物變者乎。此不足異也。

書燕龍圖寫蜀圖

山水在於位置。其於遠近廣狹。工者增減在其天機。務得收斂衆景。發之圖素。惟不失自然。使氣象全得無筆墨輒迹。然後盡其妙。故前人謂畫無眞山活水。豈此意也哉。燕仲穆以畫自嬉。而山水尤妙於眞形。然平生不妄落筆。登臨探索。遇物興懷。胸中磊落。自成邱壑。至於意好已傳。然後發之。或自形象求之。皆盡所見。不能措思慮於其間。自號能移景物隨畫。故平生畫皆因所見爲之。此固世人不能知。縱復能知。未必識其意也。

書吳生畫驢

范魯公舊藏橫幅畫。首末缺爛。中圖羣驢。跋者皆曰吳生。客疑韋偃以此得名。余意此圖全於生意。固是名手。若必曰某所爲。則余不能知也。唐人常說吳生嘗畫驢於僧壁。夜起踢碎其用具。然吳生當優爲之矣。

書舉子圖後

孫祖仁出古圖相示人物衣冠作唐人服爲舉子者七十八人列二隊是若相嘲謔指呼紛紜衆客不諭祖仁曰此舊無名惟呼措大出隊請以名號識之余曰此殆昔朋甲圖也唐之士子中世最盛各以朋甲相爲敵者至有東西甲東呼西茫茫爲隊言無所知也開成後又有遇韋蜀甲注己甲又有四凶甲芳林十哲至此儒道衰矣是圖之設得無患此邪

書閻士良畫龍

世傳畫龍工者若吳淮傳古則常見之張僧繇曹不興馮紹政世未識焉今人畫龍形狀甚近君所畫奇劂恠詭果何据也淮南子曰今畫龍首不知爲何獸也君此畫甚異豈龍形狀果若獸邪余家以豢龍得氏子孫尙不識形肖惟畫者所爲可不自知愧哉李紳謂目識者寡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然則爲此圖者所謂不隨流俗者也

廣川畫跋卷之六

書輞川圖後

輞川集總田園所爲詩。分序先後。可以意得其處。古傳輞水如車縛頭。因以得名。維自罷官。居輞口者十年。日與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此圖像想見之。然詩有南垞、北垞、華子岡、欹湖、竹里館、茱萸沜、辛夷塢。此畫頗失其舊。當依其說改定。其後維舍此地爲浮圖居。今清原寺是也。

書盧鴻草堂圖

盧浩然在開元中。嘗賜隱居服。官爲營草堂。逮還山。乃廣其學廬。聚徒肄業。其居之室號寧極。則取所謂深根而反一者也。鴻嘗自圖其居以見世。共傳之。其本嘗在段成式家。當時號山林勝絕。不知逮今存不。高希中嘗出此圖考之。古本則樾館等而已。無寧極者。又景物增多。致多煩碎。此後人追想勝槩而浪爲之者也。

書別本草堂圖

此圖本段鄰平公所收。還一作流傳久矣。或者託其遺跡。又爲草堂別出其後。跋書自天復歲前者皆搨字也。開寶以後則人競書於此矣。其稱柯古者成式也。大義者安節也。隨蘭陵於渚宮者蕭思道也。然此圖所存。頗與書傳合。蓋本鴻之圖而爲之。故可佳也。涿人子謨題。當僖宗丁未年。卽光啓之三年矣。是歲三

月甲申車駕還京師。次鳳翔。以宮室未完。李昌符請留鳳翔。俟畢治。此書不著月日。知在四月後題。以乙酉卽昭宗之改元。合在此後傳摹失之。又有昇元二年題者。李昇之號熙載。題者韓文公也。

書優鉢羅華圖

祕閣有圖畫花異甚。世不能名。自昔號陀羅華。考索帳目。自大中祥符六年京兆府進入。下之祕閣。崇寧三年。曝書廡下。出其圖考名識之。蓋花碧而葉六出。其房九列。鋒殺莖柯。植而叢出。生不傍引。嶷然上聳。攢華內厥。駢葉外包。求之前記。優鉢羅華也。岑參詩曰。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華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華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求之於詩。則此圖不爲無據矣。圖狀寫照本以示未知者。使可按得之。微參詩。此畫未辨也。

書韋偃放驢圖

青脊絳身。長頭庳額。尾旌搖曳。耳大磔磔。龐然類有德者。而又其能可以回衡。其智有以隨時。蹯難定亂。有濟師旅之功。敍隔救患。有載重負乘之力。則雖任爲令僕。托之俳戲可也。豈止一宮亭侯哉。畫者之意深矣。漢一作驢當前驌子後逐。其生有封。死有弔。至其超傑變化者而謂仙矣。則廣墅茂林。豐草旨水。嗅地仰天。飲嚙自若。應俟長鳴。前跳後踢。羣嬉而隊躍。盡白日以爲娛。求清夜之俛息。無服駕負囊之憂者。是廬山公之全其性者也。此畫得之。

書曹將軍畫馬上

曹霸畫馬。與當時人絕跡。其經度似不可得而尋也。若其以形似求者亦馬也。不過類眞馬耳。杜子美謂人間又見眞乘黃。夫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霸之馬未嘗如此。將論其神駿。語大而誇。不知其形狀異也。

再書馬圖

余書李氏曹霸馬圖矣。明日復持古本汗血馬圖以示。與前畫異。余考之。汗血。神馬也。前記雖屢言。然其狀卒未得知。此畫汗血發於衆毛。似與古異。夫宛丘有良馬。其大丈二。鬣至膝委於地。蹄如汗腕可握。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綿絮纏頭要小腹。漢武帝親得天馬。見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今考說者終不可同。今世又無汗血馬得據以斷衆說。則畫者將何從哉。

書張戡番馬

世或譏張戡作番馬。皆缺耳窄鼻。謂前人不若是。余及見胡瓌番馬。其分狀取類須異。然耳鼻皆殘毀之。余嘗問虜人。謂鼻不破裂則氣盛衝肺。耳不缺則風搏而不聞音聲。此說未試。然儻耳俗破耳下引。其在夷狄。有不可以理求者。此豈亦有爲邪。然馬殘其耳。恐不止今北虜。嘗見西南夷往時入馬中國。亦時有焉。因求吳諸葛恪獻馬。先騶其耳。范愼謂豈不傷仁。乃知馬破其耳。於南夷亦或然也。今戡於馬非能考古爲之。然則據今之見者。特以爲有辨者如此。

古畫水圖

世不見古人筆墨。謂後世所作。便盡古人妙處。古今無異道。惟造於詣絕者得之。但後人於學不能致一。故所得類皆鹵莽滅裂。不得到古人地也。今世稱畫水者戚氏蒲氏。而筆力弱。不能畫水之形似。況所謂衝擊蹴卷之勢哉。觀張子恭藏水圖。逮於詣絕者乎。其於洶湧澎湃。蓋蛟鯨魚鼈不能出沒其間。可以求其妙矣。

孫知微畫水圖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則汙池潢潦。淳滀涓溜。果可勝而寄心賞邪。孫生爲此圖。甚哉其壯觀者也。初爲平漫橫狀。汪洋淳灝。依山占石。魚龍出沒。至於滂挾大山。前直衝颺。卒風暴雨。橫發水勢。波落而隴起。想其磅礴解衣。雖雷霆之震。無所駭其視聽。放乎天機者也。豈區區吮筆塗墨求索形似者同年而語哉。

題王晉卿待制所藏范寬山水圖

伯樂以御於世。而所遇無非馬者。庖丁善刀藏之十九年。知天下無全牛。余於是知中立放筆時。蓋天地間無遺物矣。故能筆運而氣攝之。至其天機自運。與物相遇。不知披拂隆施。所以自來。忽乎太行王屋。起於前而連之。若不可掩。計其功當與夸娥爭力。吾嘗夜半求之。石破天驚。元氣淋漓。謂誠一作蒲城之所遇作一過而問者。不可求於冀南漢陰矣。

北天王像後題辨

吳明仲以吳生畫天王示余。因告之曰。昔余嘗得內典。說四天王所執器。皆自報應中出。北天毗沙國王。

也。嘗兵鬬不利。三逃于塔側方免。其困時願力所全得無違礙。報回鄉則變相所成。畫者得以据之。今以雲物爲報者。非吳生所爲也。或曰何以知此。曰以雲物易塔之重。自王衍始。余往見孫知微於蜀中作天王相如此。將無是邪。

擣衣圖

余見此圖久矣。嘗疑周昉以畫得名甚重。又無它畫。人物麤甚。不如此鈍滯也。晚得此釋然。吾心忘之。惟見晉國城社而不疑者。故至燕而後樂也。嗚呼。使俗人不得其若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昔人蓋昧於若形。如此則悲心微矣。可一嘆也。

蘭亭圖

山陰道中應接不暇。寂是佳處。又得安石逸少游咏其間。風流一時。至今見其圖者。猶有遠想。恨不揖讓其間。近世燕仲穆摹狀山水。取寓一時所見。或謂此圖荆浩作。非也。宗炳嘗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余雖未至山陰。覽此亦足少自慰耳。

書周昉西施圖

余謂若耶溪中采蓮者。特其甚美以見衛。世亦得其絕麗傳焉。其濃纖疏淡處。可得按而求之。今世傳古女人形貌盡出一概。豈可異而別哉。古人有言。畫西施之面善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若形者忘焉。若昉之於畫。不特取其麗也。正以使形者猶可意色得之。更覺神明頗異。此其後世不復加也。

書崔白蟬雀圖

顧凱之論畫以人物爲上次山次水次狗馬臺榭不及禽鳥故張舜賓評畫以禽鳥爲下而蜂蜨蟬蟲又次之大抵畫以得其形似爲難而人物則又以神明爲勝苟求其理物各有神明也但患未知求於此耳崔白爲蟬雀近時爲絕筆非居寧牛戩輩可擬頗其間世以畫評爲據不知此亦何所主哉宋孝武賜何戩蟬雀扇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世有能名歎其巧絕今畫錄雖敍蜂蜨蟬蟲不爲極品便是不考古人遺跡況景秀妙絕一世而舜賓不知考者豈可與論古今畫邪

覆局圖

祕閣有覆局圖畫法甚古正帛猶是六朝舊製署其尾曰唐明宗覆局圖非也宗子大年（一作潘）摹本以傳并王抗十七局圖余爲書曰此宋文帝棊圖也江右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棊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即此圖也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議者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抗仕齊官至給事中今局圖謂棊史誤也

書時記室所藏山水圖

此畫善於位置囊藏萬里都在阿堵間非其胸中無町畦得於隨所遇而發於不可索其所至也宗子大

年說余圖之汀沙漁步蓼岸楓崖山榭溪壑望之若有限際而求其重列複映殆不可致之蓋隱磷而不出也又復有煙雲上下而晻靄嵐光出沒而明滅王所謂山氣日夕佳者也李廣見伏虎而射其精誠已能貫金石矣故飲羽而洞達知有所先也其矢再遇則不可復射矣知神遇者縣解意想而求至者是遁其天而往也果能有至哉此人天機不可到矣子其疑心儲思徐以神視初若可見忽然忘之此中眞有到處吾恐觀者未知求也

書王勤學十畫圖

余評此圖知是昔人已造境後世隨繩墨以就其工然矜持太過求其似者而善古之人往矣故雖卒得其類然亦似之而非也觀其意在滹滄萬里外天機開闔自我而入者雖置塗立木幸而有至處然端行頤霤逐得剞直豈轉遜其後縮縮而求循邪

書王學士李成畫

王無逸聚畫既多眞僞相乘除余得盡爲考之此畫所出也雖其臨視而別出自爲一種然陵突抗立幾欲亂眞原隰之平山谷之險皆望而盡之故知形範既正金錫不耗制形而出豈不莫邪似哉此知其所從來遠也子盡而求之徐察而深識之至其至處雖觀三山於雲外猶是見蓬萊之人而上下者也

書李成畫後

由一藝已往其至有合於道者此古之所謂進乎技也觀咸熙畫者執於形相忽若忘之世人方且驚疑

以爲神矣。其有寓而見邪。咸熙蓋稷下諸生。其於山林泉石。巖栖而谷隱。層巒疊嶂。歎欲崇建。蓋其生而好也。積好在心。久則化之。凝念不釋。殆與物忘。則磊落奇特。蟠於胸中。不得遁而藏也。它日忽見羣山橫於前者。纍纍相負而出矣。嵐光霽烟。與一一而下上。慢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蓋心術之變化有時出。則託於畫以寄其放。故雲烟風雨雷霆變怪。亦隨以至。方其時忽乎忘四支形體。則舉天機而見者皆山也。故能盡其道。後世按圖求之。不知其畫忘也。謂其筆墨有蹊轍。可隨其位置求之。彼其胸中自無一丘一壑。且望洋鄉若。其謂得之。此復有眞畫者邪。

書郭恕先畫後

龍門李偃藏郭恕先寒林晚山圖。雖託李咸熙舊本。自出新規。勝槩。風乾木老。沙平水靜。煙開霧合。蓋是江干舊游。使人有憂愁窮悴之嘆也。筆跡天放。不入畦畛。然氣攝萬山。隨意取之。往往得於形似外。人以見有索之。恐不可得盡也。此畫雖與長安寒林大小並行。而各有至到處。恐不能伯仲間。譬若轉昆侖而陵九阪。不盡一級。雖是未極五山。然既已窮河源也。

書范寬山水圖

觀中立畫。如矜王嗜及雞跖。必千百而後足。雖不足者猶若有跖。其嗜者專也。故物無得移之。當中立有山水之嗜者。神凝智解。得於心者必發於外。則解衣磅礴。正與山林泉石相遇。雖賁育逢之亦失其勇矣。故能攬須彌盡於一芥。氣振而有餘。無復山之相矣。含墨咀毫。受揖入趨者。可執工而隨其後邪。世人不

識眞山而求畫者。壘石累土以自詫也。豈知心放於造化鑪錘者。遇物得之。此其爲眞畫者也。潞國文公嘗謂寓於山水爲寫生手。余以是取之。

書王氏所藏燕仲穆畫

余評燕仲穆之畫。蓋天然第一。其得勝解者。非積功所致也。想其解衣磅礴。心游神放。羣山萬水。泠然有感而應者。故雷霆風雨。忽乎其前而不可卻。當此之時。復有畫者邪。公初爲燕王府官。王欲得畫而卒不能致之。知其愼於伎也。余嘗謂公以名德蓋世。後人不得盡之。徒以畫名天下。至於與庸工繪史以丹墨自別者同稱。此與顏太師列於書藝小人間。又一作可同爲一嘆也。

書伯時藏周昉畫

龍眠居士知自嬉于藝。或謂畫入三昧。不得辭也。嘗得周昉畫按箏圖。其用功力。不遺餘巧矣。媚色艷態。明眸善睞。後世自不得其形容骨相。況傳神寫照。可覩得於阿堵中耶。嘗持以問曰。人物豐濃。肌勝於骨。蓋畫者自有所好哉。余曰。此固唐世所尚。嘗見諸說。太眞妃豐肌秀骨。今見於畫。亦肥勝於骨。昔韓公言曲眉豐頰。便知唐人所尚以豐肥爲美。昉於此時。知所好而圖之矣。

龍袞百馬圖

百馬競逐。以谷受之。按名而得者一馬也。若夫毛以色異。形以用異。大小勢異。動靜主其百體。已不能得馬矣。況踶嚙奔趨。進退起伏。蹙浪播灑。鵲厲人搏。斷山決壑。耳搖腹捎。仰乳俛齕。昂首張鬣。瞬目怒鬉。木

攙土浴。其態百出。不得執筆而隨其後也。蓋一形所寓。使形者已異。則安得一以盡耶。且物有同狀而異形者可別也。而爲異形者雖可謂之二實。狀變而實別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知實無有異。可以論一馬矣。如狀變而隨以別者。則雖號物而讀之。其極有不得可一作盡昔堅白之說。以白馬非馬。已非色矣。況形色名聲以一得之。則使人不得其當。惑於名實之辨者正謂此也。

書御畫瑤池馬圖後

黃之池其馬歕沙。黃之澤其馬噴玉。龍種之與世馬不同如此。仰惟陛下託於筆墨。記其骨相。具存太蒙之遺種。不在探前趺後蹏間三尋。此殆得於歷昆侖宴瑤池之上時邪。非摹擬展子虔曹霸輩以見巧也。臣某幸得識之。敢不謹書。

書御畫翎毛後

聖人以神運化。與天地同巧。寓物賦形。隨意以得。蓋自元造中筆驅造化。發於毫端。萬物各得全其生理。是隨所寓而見。宣和六年五月臣某跋。

跋李祥收吳生人物

吳生之畫如塑然。隆額豐鼻。趺目陷臉。非謂引墨濃厚。面目自具。其勢有不得不然者正使塑者如畫。則分位皆重疊。便不能求其鼻目顴頷可分也。楊惠之與吳生皆出開元時。惠之進學不及。乃改爲塑。目爲塑工。易若塑者由彩繪設飾。自不能入縑素爲難。吳生畫人物如塑。旁見周視。蓋四面可意會。其筆跡圓

細如銅絲縈盤。朱粉厚薄。皆見骨高下而肉起陷處。此其自有得者。恐觀者不能知此求之。故幷以設彩者見焉。此畫人物尤小。氣韻落落。有宏大放縱之態。又其難者也。

五川精舍藏有廣川書跋而無畫。嘉靖丙子過廣陵。在葛東之家借得之。八月朔錄成。俟校正後重謄善本。後四日。玉川居士燈下記。

文獻通考云。廣川書畫跋五卷。陳直齋書目曰。董逌撰。今所錄之本。迺宋末書生傳寫。誤字甚夥。如於作相。德作浙。不可枚舉。自一陽節日寫起。至丙午日輟卷。華亭孫道明明叔謹識。年六十又九。旹至正乙巳十一月廿三日。書于泗北村居映雪齋。

萬歷甲寅端午日。假得瞿氏惜菴藏本校讎一過。亦十得其三四矣。此本比之他本差勝。讌識。

胤伽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德隅齋畫品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鎮製

（本書校對者潘同會　陳敏衡　鮑嘉祥）